

四幕悲劇

# 院婦寡

著·霞·夏

夏霞

新蜀國公司



萬象  
叢刊

· 行 印 店 書 央 中 ·

## 卷·頭·語

中國近幾年來的戲劇運動，雖如火如荼，盛極一時，但劇本的缺乏，每使愛好戲劇的人們感到相當苦悶。彷彿建築房屋，具備了鋼骨水泥，沒有建築師打的圖樣，使大匠小匠，手足無措，怎能夠造成壯麗的院宇呢？話劇缺乏劇本，這是不可掩的事實。

著作劇本，著作人除文學要有造詣外，還須對戲劇下過一番辛苦的耕耘，有親炙過戲劇的經驗，才能夠寫出生動活潑的劇本來。以此排演，得使人盡其技，技盡其能，各個演員，收到良好的效果，不致使劇本成爲畫餅，難療觀衆之饑。

夏霞女士，天才橫溢，親炙劇藝有悠久的歷史，演技方面，早到爐火純青之候，憑她親炙的經驗，寫出這一部四幕悲劇——寡婦院來，當然是一部好劇本，不但針對社會，把握現實，更能將真性情來感動苦悶的一羣。看她的劇，能使人慨嘆，能使人流淚，還能使人設身處地默默的想。

一羣——生活在苦悶的環境中的一羣。誰不在從幽暗中摸壁，屏着鼻息，聽取晨雞的試唱，反正誰不是「寡婦院」中含冰茹蘗的角色。見到夏霞女士的戲上演時，正像從光明透澈

的鏡子裏照看自己的苦臉，有不經心，不感動，不嘆亦不哭的，除非他自己已變了相，換了形吧。

深幸文宗山先生將這劇本推荐給我們「萬象」，編者樂爲刊佈，擬分四期連續發表，誰料十月號「萬象」纔刊出第三幕來，已得到不少讀者的來函讚揚與口頭稱道。這是夏霞女士心血之花結的穗的收穫，却連帶形成了我們「萬象」光榮的一頁，我們該代「萬象」千百萬讀者羣向夏霞女士感謝的。

夏霞女士最近又將此劇上演於麗華大戲院，僅僅這四幕戲，可以說孕育的是血，是淚，發揚的，是力，是光，是權威！不僅能令笑的人哭；還能使哭的人噙着眼淚啞然自笑。假使說：人的情感必需用血與淚來換取的話；那麼夏霞女士在這劇本裏已下了相當代價，觀衆們該去領略她給於全人類的一片真性真情吧。

我們呢，不待四幕劇的刊畢，提前出版單行本，也爲了便利觀衆們的參閱，若說夏霞女士劇中的成分是血是淚，那麼這薄薄的一小冊，便是滿染着血漬淚痕的一塊手帕子。

一九四二年，雙十節，秋翁。



·影近者作·

四幕 悲劇

·第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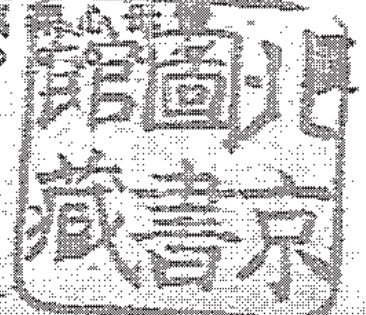
[物人場登]

莫方潔玉  
 閻奶媽  
 陳嫂  
 李大嫂  
 高老太太  
 劉如珍  
 女僕

莫婚，廿二三歲，多愁善感，美艷熱心，意趣，六十歲，忠誠可靠，潔玉之乳母，意趣，四十餘歲，好吃好說，有嘴無心，意趣，三十餘歲，悲觀厭世，肺病極重，意趣，五十餘歲，豪情豪言，冷酷嚴厲，意趣，十六七歲，天真活潑，勇敢聰明，約四十餘歲。

莫·婚·院

夏



「莫」：寡婦院內的廂房，右邊是門，左邊是個相，當大的窗戶，靠後邊有兩個床併擺着，一個掛着帳子的，是潔玉的，另外一個沒帳子的是奶媽的；在兩個床當中，擺着一個老式的衣櫃，離窗不遠，有一個老式的梳粧台，在門旁邊的是一隻飯櫃，上邊擺着碗筷等物，下邊有抽屜，在門另一邊有個小茶几和兩把椅子。在屋子當中放着一張吃飯用的方桌，左右也有兩把椅子，這一切東西都擦得非常潔淨，陳設得也很整齊，但是却給人一種寂寞冷清缺乏生氣的感覺。

【時】：初夏的黃昏後

【幕】：潔玉手托着罷，站在窗前，眼睛閃也不肯閃的對外望着，像是在等待着什麼，看神情大概等得極久，所以有些焦急。奶媽坐在飯桌旁邊，一雙

不響，眼睛老是盯着潔玉。鼻子上擺着的是一點沒動過的飯和菜，就這樣大家都不動不響的靜默了片刻，潔玉大概感到手有點發冷了，想放下來休息休息，無意中把頭髮碰了一下，於是急忙走到粧台前，對着鏡子用小梳子把頭髮從新梳得光光的，然後又用小鏡子前後照了半天，看見的確是一絲不亂了，才肯住手。放下小鏡子，像是又想走回窗前去。忽然發現鏡中自己的臉色，好像是太蒼白了，於是又忙着塗了淡淡的胭脂，對着鏡子又重新端相了一陣，覺得一切都滿意了，才移動腳步走向窗去。但是離開粧台沒走上三步，就又覺得腳上的鞋子太素了不好看，於是又溜躑躑的跑到床頭衣櫃裏，翻出一雙繡着紅花的緞子鞋換上，又重新上下的端相了半天，這次總算才真的

485020

滿意了，所以滿面笑容的又急忙趕回窗前去，仍是手

托着腮對外望着。又靜默了片刻，忽然像是想到了什麼，立刻臉上失去了剛才的笑容，兩條眉毛鎖在了一

都快要替你累死了。

起，用手摸了摸臉，又低頭看了看腳，不由得搖了搖頭，輕輕地嘆了口氣：「唉！」慢慢地又走到粧台前，把剛才塗上的胭脂統統擦掉了，再走到床旁，把腳

潔玉 瞧，是不是？我知道你是生氣了。  
奶媽 其實我生不生氣倒不要緊，我擔心的是你的身子要緊，照這樣忙法，早晚要忙出病來的，這是在寡婦院裏，不能比在公館裏，如果不好好保重，萬一真要是——

上的繡花鞋脫掉，換上原來的鞋子，悵悵寡歡的又慢慢踱回窗前去，還是手托着腮對外望着。奶媽在旁邊看她忙來忙去，始終沒有響，到此刻實在忍不住，也搖了搖頭，深深地嘆了口氣。

潔玉 （截住周的話）不會的，奶媽，你放心好啦！  
（又走向窗去）

奶媽 唉！（把桌上沒動過的飯端起來，將冷了的飯倒回飯鍋內，又重新換了一碗熱飯，放在桌上原

奶媽 噯！我要是能放得下心去倒好了。  
潔玉 （回頭嬌憨地對周笑笑，又手托着腮向窗外望着去了。）

處。）  
潔玉 （一直忘了奶媽在旁邊，直到此時才想起，於是轉過身來，難為情地：）啊！奶媽，妳又在生氣了是不是？

奶媽 （氣不出，笑不出，只好搖搖頭：）我說少奶奶，你這頓飯到底還吃不吃呀？這碗飯我可已經給你換了四回了。

奶媽 我那是在生氣呢，我是在嘆氣呢！

潔玉 （頭也不轉）我吃不下去，我不吃了。  
奶媽 哼！是不是？我早就知道是這麼回事，你這個樣子叫我怎麼能放得下心去呢？

潔玉 （跑過來）啊！奶媽。

潔玉 （回過頭來）我是真的吃不下去，我一點也不

奶媽 我簡直沒見過這樣的，從太陽一下山就忙起，

餓。

直到現在，足足快兩個時辰了。一會洗一會梳，一會脫一會穿的始終沒停過，這幸虧不是叫你們

奶媽 你還會知道餓？你就剩下急了，等人等的這樣急法我真沒看見過，飯也不要吃了。（坐下）

天天見面，要是天天見面，照你這個忙法，我可

潔玉 （跑過來撒嬌地）啊！奶媽，怎麼你還在生氣



呢？（伸出右手）喏！你打我兩下，別生氣了好不好？

奶媽（只好笑了，慈愛地：）看叫你說的，打你兩下，連跟你說話聲音大了點，我都怕嚇着你呢！

叫我怎麼能忍心下得去手打呢？

潔玉（孩子般地撲在周懷中）啊！奶媽，我的好奶媽，我知道你不會跟我生氣的，在這世界上只有你疼我，我也只有你這麼一個親人。

奶媽（感動而憐愛地摸着潔玉肩）孩子，我還不是也只有你這麼一個親人嗎？要是沒有你，我早可以死的過了，我現在活着就全爲的是你。

潔玉 我的親奶媽！（引周手到自己的臉上）

奶媽 我活一天我就要照看你一天，從太太死了我到公館去作奶媽子那天起，直到現在，一共是（指算）……廿二年了。可不是，你今年都廿三歲了。日子過的可真快，記得我剛看見你的時候，你才是個這麼大（用手比）點的孩子，現在一幌你也這麼大了。（無限慈愛的看着潔玉）

潔玉 那個時候要是沒有你，我那還會長得到這麼大呢？

3  
奶媽（點頭）這可倒是真話，要指望著老爺和那位新太太照看你呀，這條小命早沒了。

潔玉 所以只有你才算是我的一個真正親人，我那爸爸從我生下來就沒喜歡過我，那個後媽更不用提了。在這世界上，除去你，簡直就再沒有第二個疼我的人。（欲泣）

奶媽（傷感地）唉！苦命的孩子，你這命也真够苦的了，小的時候沒有父母疼，長大了出了嫁偏偏那麼快丈夫又死啦！從生下來到現在，沒過着一天好日子。

潔玉（哭）啊！奶媽。

奶媽 其實這都該怪老爺害了你，如果不是他給定了吳家這門親事，把你嫁給那個癆病鬼去沖什麼喜，那會過門不到四個月就守了寡呢。現在落到這寡婦院裏來受罪，一輩子就這樣算完了。唉！就這樣完了。

潔玉（哭出聲）不！不！不！啊！奶媽，我不完，我才廿三歲，我還要活，你得救救我，救救我。

奶媽（不禁淚下）唉！孩子，要是我能救得了你，就是拚了我這條老命，我也願意，可是我是這麼個又孤又寡的苦老婆子，能幹得了什麼呢？

潔玉（哭）嗚嗚！……！

奶媽（給潔玉拭淚）孩子，別哭了，我的心都給你哭疼了。

潔玉 (仍哭)

奶媽 好孩子，真的別再哭了，聽我說，你聽我說，  
(忽然眼中閃出了一線希望之光)也許你就快要得救了。

潔玉 (止住哭抬起頭來)真的？

奶媽 (認真地)我告訴你，自從咱們一進這院來，我就每天到佛堂去求菩薩，求他老人家保佑你，將來能有出去的一天。現在求了已經兩年多了，大概也就快該顯靈了。只要他老人家一發慈悲，說不定那天就會派幾個天兵天將下凡來救你呢。  
(越說越開心)

潔玉 (大失所望)那簡直是作夢。

奶媽 (着急)噯！快別這麼說了，菩薩就在上頭呢，回頭給他聽見可不得了。(於是趕緊閉上眼虔誠禱告)大慈大悲的菩薩千萬不要見怪，她小孩子家不懂事不會說話，求菩薩別生氣，還是保佑她將來能出去，回頭我就到佛堂給您老人家磕頭陪罪去，我回頭就去……(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驚喜地睜開眼：)孩子！菩薩可不是已經顯靈派了個人來救你了嗎？

潔玉 (不懂)什麼？派來了誰？

奶媽 高先生呀！

潔玉 慰卿，他？(望望窗外)

奶媽 是呀！一點不錯。你想現在你們這麼要好法，將來只要他一娶你，你不是就可以離開這裏嗎？這不是菩薩顯靈派他來救你是什麼呢？(高興地)菩薩可真是靈，已經顯靈四個多月了，可恨我現在才知道，真是太糊塗了，回頭應該多磕幾個頭，給他老人家陪罪道謝去。

潔玉 (自己也覺得這的確是一線希望，於是不由得慢慢走向窗口，低低地自語：)只要慰卿他一娶我，就可以離開這裏了。(很快的轉過身來，大聲歡欣地：)對了！他一定會娶我的。奶媽，他一定會的。

奶媽 (點頭)我看他也一定會的，雖說你們這才來往了四個多月，可是你看他跟你多麼要好啊！再說他人又是斯斯文文的沒有一點脾氣，乾脆你就嫁給他得了，省得在這兒受一輩子活罪。回頭你們見面的時候，不妨就跟他直說，我相信他一定會願意的。

潔玉 可是這話我怎麼好先開口呢？那多難為情呀！  
(停了一下)再說就算他願意了，可是還有別人呢？

奶媽 別人？誰？

潔玉 他們家和我們家。

奶媽 你是說他姑姑老闆王婆和你爸爸？

潔玉 (點頭) 嗯！

奶媽 這個我倒忘了。

潔玉 我想他們都不會答應的。(悶悶不樂的又走向窗去)

奶媽 (思索) 我看那老闆王婆頂好叫高先生自個去說，他們是親姑姑侄子，一家人總好商量。再說

平日老闆王婆又頂喜歡他，從小把他養得這麼大，一直當親兒子似的，現在他要成親了是樁喜事，絕不會不答應的。至於你爸爸，那……

潔玉 恐怕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意態闌珊的低下頭去)

奶媽 (決然地) 我去說去，如果他不答應，我就跟他拚命。剛才我說過，只要你能好了，就是拚死了我這條老命我也是願意的。(熱誠充溢的望着

潔玉)

潔玉 (感動地) 奶媽，你待我太好了。

奶媽 他自己那麼大年紀了，在太太死了還不滿五七年，就急着托人續弦哪！現在你已經守了快三年寡了，爲什麼還不許嫁人呢？再說像你這把水葱似的年紀，花朵般的模樣，如果就這麼活生生的受

罪等死，一輩子送在這寡婦院裏，菩薩看着都會心疼的。

潔玉 (無限感傷) 唉！但願……

奶媽 但願高先生這件事能成了，你就算熬出去了。

待會我就到佛堂給菩薩燒香磕頭去，求他多多保佑你。

潔玉 奶媽，你待我實在太好了，求菩薩也多多保佑你。

奶媽 (憐愛地笑了) 傻孩子，你好了我自然也就跟着好了，菩薩保佑你不就等於保佑我了嗎？

潔玉 (心花怒放) 那回頭樹卿來了，我就……(見有人推門停住) 誰？哦！陳嫂子，是你。

陳嫂 (笑嘻嘻走進來) 可不是嗎？正是我，吳少奶奶，我是特爲來告訴你一件事。

奶媽 哼！沒好事。(把飯菜都檢在食盤裏，端着放進食櫥中。)

潔玉 什麼事呀？陳嫂子。

陳嫂 (眼睛一直盯着周手中的食盤，未曾聽見。)

潔玉 (大聲) 陳嫂子！

陳嫂 (驚覺) 嗯？

潔玉 什麼事呀？

陳嫂 (想到自己的失態，不覺臉紅了起來) 哦！



可不是嗎？我真是越來越糊塗了，不怪剛才老太還罵我來着。瞧！我却忘了是幹什麼來的了，我是特爲來告訴您，今天晚上又要有一個沒出過嫁的望門小寡婦送進院來了，聽說才十七歲，還念過書呢。

潔玉 什麼？才十七歲？

陳嫂 可不是嗎，聽說是才交十七歲的望門小寡婦。

潔玉 既是望門寡，又沒出過嫁，幹嗎也送到這兒來呢？真是作孽。

陳嫂 可不是嗎？說的就是這話呢！聽說是男家給了女家不知多少錢，求女家把這孩子送到這兒來。女家起初是不肯，後來男家又把預備娶親的時候用的八大件金首飾也送過去了，說是只求姑娘在這兒守出個貞節牌坊來，兩家面子上都風光。將來萬一男家的老公公能借此升個一官半職的，絕不會忘了女家的好處，一定再加倍報答，所以女家的爸爸就答應了。

潔玉（感嘆地）唉！這個小可憐蟲，成了他們買賣的東西了。

陳嫂 可不是嗎？您瞧多可憐呀！聽說爲了這個，女家的媽都快哭死了，直嚷捨不得把孩子送到這兒來。可是他又惹不起孩子的爸爸，所以抱着這孩

子哭了好幾天了。

奶媽 哼！又是個好爸爸幹的好事。（像跟誰生氣似的坐在一旁）

潔玉（無限傷感）唉！爲什麼當爸爸的都跟女兒這麼過不去呢？

陳嫂 誰知道哪！其實按理說男家的公公也不對，自己的兒子既然都死啦，又何必還要害人家小姑娘一輩子呢？

奶媽（氣哄哄地搶着說）自個好升官發財呀！家裏出了個貞節烈女多風光呀！將來牌坊立起來的時候連縣大老爺都要來拜呀祭的多體面多神氣哪！哼！（越說越沒好氣，爽性不說了。）

潔玉（感傷地）可是那壓在牌坊底下的人多可憐多淒慘呢！

奶媽 哼！他們還管那些個，死的人要是不可憐不淒慘，他們怎麼能神氣能體面哪！

潔玉（無限哀怨）唉！（想到自己的身世，又低下頭去了。）

奶媽 反正這年頭就是這麼不講理的年頭，是女人就倒霉，當了寡婦就該死。（無從潑洩滿腔的冤氣，於是重重地坐下。）

陳嫂 可不是嗎？周奶奶這話真是一點不錯，女人總

是吃虧的，將來如果有一天能變變樣就好了，到那個時候，把那些死了老婆的光棍也都關進寡老院去，看他們受的了受不了。（像已經報了仇一樣滿意的笑了）

奶媽（忍不住也笑了）那呀用不了三天，院牆就會給拆了全跑光了。

潔玉 唉！說來說去，總是我們女人吃虧倒霉。（走向窗口去）

陳嫂 可不是嗎？所以我常禱告老天爺，下輩子可別再叫我托生女人了，那不去托生個豬呀羊的也比托生女人強。

奶媽（深以為然）噯！倒寧願去托生那一刀貨，一刀死了痛快，省得托生女人受這零剝慢割的罪。

陳嫂 可不是嗎？你看就說新來的這個小寡婦吧！今年才十七歲，要是在這兒慢慢的熬到死，得受多少年的罪呀！

潔玉（轉過身來）陳嫂子，你看見這個孩子沒有？

陳嫂 沒有呢！剛才我聽見孩子的爹跟老太太挑時辰哪！說今天是黃道吉日，可是也得挑個好時辰，後來翻了半天黃歷，說戌時大吉大利，所以大概回頭一交戌時就要送來了。

潔玉 戌時？就快到了，可是這院裏都住滿了，又沒

空屋子，送進來之後住在那兒呢？

陳嫂 瞧，可不是我真成了糊塗蟲了，我又忘了我是幹什麼來的了，我就是特為來告訴您這件事的，聽那個孩子的爹說，這孩子自小沒離開過媽，頂好找一個好伴同住，免得想家，所以跟老太太商量了半天，後來決定叫她跟您一塊兒來住。

潔玉（大吃一驚）什麼？跟我一塊兒來住？

陳嫂 是的，聽老太太說，這院裏就數您，這屋裏清靜也就數您，為人和氣，再加上你們倆都是念過書的，一定會合的來，所以就這麼定規了，叫我先來告訴您一聲，人一會就要送來了，我看您這屋子裏的傢具，恐怕還得挪動一下。

潔玉（打斷陳語）不成！不成！我不要人家跟我同住，我要一個人住。

奶媽（幫着說）對了，對了，我們姑奶奶願意一個人住，清靜點。

陳嫂 可是老太太已經這麼定規了，恐怕……

潔玉（急）我不管，我說不成就不成。

陳嫂（不懂潔玉為什麼會如此着急，於是小心地：）萬一老太太——

潔玉（不等陳說完，就急不容緩逼着周：）啊！奶媽，你快到前邊問問去，如果真是這麼決定了，

你就說我不答應，如果萬一非搬進來不可，（望窗外）那至早也得過了今天晚上。

陳嫂（莫明其妙）那爲什麼呢？今天晚上跟明天還不是是一樣嗎？

潔玉（無法解釋）啊！你不懂就別問了。奶媽，你快點去呀！

奶媽 我就去。（出去）

潔玉 快點，就說是我說的，今天晚上一定不能搬進來。

陳嫂 可是她們特爲挑了今天這個好日子好時辰才搬進來的。

潔玉（知道對方不會明白，所以不願多說。）我不管，反正今天晚上我不許有人搬進我這屋裏來住。（又走向窗口去）

陳嫂（不得要領）那一會兒怎麼辦呢？（慢慢踱到食櫥邊，窺潔玉不見，偷偷拿了一塊肉放到嘴裏吞下，然後走近潔玉，滔滔不絕地：）我說吳少奶奶，如果您怕搬進個小孩子來討嫌，吵得您不得安靜，那我跟她換，換我搬進來，您看怎麼樣？我這麼大歲數的人了，絕不會討您厭。再說我跟周奶奶一塊兒服侍您，也能更週到點。我又不要您什麼，只檢您那些吃剩下的，不要的，就足

够我吃喝一輩子的了。至於我的爲人，您進這這兩年來大概也看出個八成來了，我是最手穩最嘴穩不過了，不是我的我不要，不該說的我說，担保不會叫您討厭，如果您願意的話，回頭我就跟老太去說，就說您願意——

潔玉（截住陳語）不！陳嫂，我一個清靜慣了，不管是誰，我也不願意搬進來跟我同住，你知道我自小就是這種怪脾氣。

陳嫂 可不是嗎？您不說我也早就知道，在公館裏的小姐少奶奶們，都是一個人住一間屋子，清靜慣了，不願意跟人亂糟糟的住在一塊。所以我才說怕那個小孩子不懂事，願意跟她換，我這全是爲您打算。

潔玉（只好承情）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所以我真得謝謝你，（走近食櫥，端起陳才偷食過的菜碗給陳）瞧！這碗菜我還沒動過，（發現菜碗有人動過了，於是不由得望了陳一眼，微笑着。陳忍不住舉起手來，擦擦嘴巴。）如果你不嫌棄，你就端去吃了吧！

陳嫂（眉開眼笑）瞧！這是怎麼說的，又要破費您了，您還是留着自己吃罷。（嘴裏說着，手却早把碗接了過去。）

潔玉 (忍住笑) 不！陳嫂你拿去吃吧！我不要了。  
(走向窗去)

陳嫂 (心花怒放) 嘻嘻嘻！那我就真不客氣了，謝謝您。(拜了拜)

潔玉 用不着謝，你端去吃好了，你知道我是不喜歡假客氣的人。

陳嫂 可不是嗎！我早就知道您向來待人實心實意，不喜歡假客氣，不過三天兩頭的破費您，這可真不好意思。

潔玉 (只希望對方快點走) 得了，那你就別客氣了，快端去吧。

陳嫂 (笑嘻嘻) 嘿嘿嘿！那我就真端去了。(見潔玉望着窗外不理不睬，於是向門外走去：) 唉！我早就說過，這院裏就數吳少奶奶爲人大方，心慈面軟，憐恤窮人，可不是一點也不錯，這麼好的人，老天爺也叫守寡，真是瞎了眼啦！真是瞎了眼啦！(才走到門口，就等不及的又拿了一塊肉放進嘴裏，吃着出去。)

潔玉 (聽見陳出去了，才轉過身來，噓了一口長氣：) 噓！「可不是嗎可不是嗎」可走了。(跑到門口向外望望) 奶媽怎麼還不回來呢？(焦急地在屋中走來走去，忽然又走到窗口，對外望望：

慰卿，慰卿，你怎麼也還不來呢？你知道嗎？咱們也許快不能見面了，一有人搬進來同住，叫我還怎麼能再出去跟你相見呢？(頹然地) 不許我跟你見面，那還不如叫我死了的好。啊！慰卿！慰卿！你快點來吧！(屋中漸暗，奶媽急急推門入，潔玉一驚：) 誰？啊！奶媽，你嚇了我一大跳。

奶媽 真是不害臊，每次來總得拿點走，剛才饞嘴貓手裏端了一碗肉，一定又是你給她的，那是我燒了給你吃的，怎麼你又給她啦？他一來你就給她，給慣了她更愛來了，像她這種人——

潔玉 (截斷周語) 啊！奶媽，別說這些個了，是我給她的，因爲不給她，她老是一可不是嗎可不是嗎」的不肯走，你先告訴我，你去打聽的事情怎麼樣？

奶媽 瞧！是不是？我就知道不給她點什麼她是不肯走的，都是你這傻孩子，心地厚道，把她慣壞了，要是我呀……

潔玉 (急了) 奶媽，你別再你呀我呀的沒完了，快告訴我，你去打聽的事到底是怎麼樣？

奶媽 一點不錯，饞嘴貓說的一點不錯，回頭人就要送來了，送到咱們這屋裏來住。(去點燈)

潔玉 (不知如何是好) 那怎麼處呢？那怎麼處呢？

奶媽 (燈點好擺在方桌上) 我也在這麼想呢，還不

全糟了嗎？以後你跟高先生還怎麼個見面法呢？

唉！

潔玉 那你快點幫我想個辦法呀！奶媽快點呀！(滿

屋亂走)

奶媽 我的心現在也都急亂了，你叫我那想的出來呢

！(沉思稍頃) 啊！對了！我還忘了告訴你，剛

才我回來，走過來道，碰見高先生了，他說他馬

上就來，看樣子他也知道了，說不定他能有個辦

法。

潔玉 他馬上就來，(急走到窗口望望) 怎麼還沒來

呢？

奶媽 他總得把他姑姑老闆王婆安置好了才能來呀！

潔玉 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奶媽 大概八點過點，剛才我到前邊去的時候，聽見

打八點。

潔玉 (掐指算) 子丑寅卯……哎呀！那就到戌時了

，他怎麼還不來呀？再不來回頭人一送進來就糟

了。(忽然窗外邊有手電筒燈光射進屋來，搖幌

了三次；) 來了！啊！他來了！(像飛似的把桌

上的油燈端向窗口，亦搖幌三次，窗外燈光又搖

幌了一下，於是油燈擺桌上，又飛到門外

跑去；) 奶媽，我去了。

奶媽 (一把拉住) 傻孩子，等一等，我先給你看看

去，你今天簡直都急糊塗了。

潔玉 (停住竊笑)

奶媽 也許人在外邊呢！(走出門外看了一下回來)

去吧！現在可以去了，夾道一個人也沒有。

潔玉 那我去了。(一溜煙似的飛了出去)

奶媽 (追到門口) 早點回來，別太晚了，等小交門

上了鎖，又得爬窗戶，挺費事的。

潔玉 (在外邊答應) 知道了。

奶媽 還有，回頭她們把那個小寡婦送了來，我怎麼

辦呀？(外邊沒有應聲，於是往遠處望望，笑着

走回來；) 早跑遠了，影兒都沒啦！我還這瞎說

給誰聽呢？噯！真是小孩子，只知道急着去見人

，這就什麼都不管了。(說着走到潔玉床邊，從

床下拖出一個大枕頭，置潔玉床上，用棉被上下

蓋嚴，拍了兩下；) 現在又該你傷風發汗了。然

後放下帳子，床前擺好一雙拖鞋，剛預備去拴門

，忽然門從外邊開了，李大嫂進。

奶媽 (一驚) 啊！李奶奶怎麼你還沒睡哪？

李嫂 我睡了半天睡不着，所以又起來了，聽說——

(見潔玉不在)怎麼，吳少奶奶呢？

奶媽 (指指床)她睡了。

李嫂 今天她睡的倒挺早。

奶媽 她今天有點傷風，直嚷頭疼，所以我給她沖了一碗薑糖水喝，蒙上被窩出汗呢。

李嫂 怎麼又傷風了，不要緊吧？(走向床去)

奶媽 (趕緊攔住李)她睡着了，別吵醒她啦！小傷風不要緊的，她常常這樣。

李嫂 可不是，我也記得她近三四個月來常常傷風，頂好還是找個醫生看看，老喝薑糖水發汗也不是辦法。(走回桌旁坐下)

奶媽 是呀！可是她一定不肯找醫生看，我也只好由她了。(彼此沉默稍頃)噯！這種天氣睡覺倒不錯，一點不熱。(故意打了一個大呵欠)

李嫂 我也是這麼說，可是我睡了半天偏睡不着，(咳嗽)近兩三個月來我老是這樣。

奶媽 大概是因為你這咳嗽的毛病又犯了，我看你倒是真應該請個醫生來好好瞧瞧才是。

李嫂 (冷笑)我？哼！請醫生有什麼用？醫生治的了病，他治不了命，我命中註定該死了，治也是白費，我倒願意快點死呢。

把毛病治好的對。

李嫂 治好毛病還不是照樣得等着死，也許死的更慢了，更得多受點罪。(咳嗽)

奶媽 唉！

李嫂 在這兒受了足足十一年的罪了，我成天盼着死，可是總不死。今年春天毛病犯的比往年厲害，

我心想：謝天謝地，這回可該死了，可是偏偏又熬過去了這麼些日子，還是不死，就這麼一天一天的熬，不知道那天才能熬到頭。(咳嗽更劇)

奶媽 (走到茶几邊倒了杯茶給李)喝口茶吧！看你咳嗽的多厲害呀！

李嫂 (搖手)不！謝謝你，我不喝，人家都說癆病會過人的，我用了茶杯，回頭你們不好用。

奶媽 不要緊的，你的心也太細了，回頭我洗洗不就成了嗎。

李嫂 (仍是不肯接過茶杯來)不！我真不喝，謝謝你，周奶奶。

奶媽 (只好將茶杯仍置回原處)

李嫂 (喘息漸定)聽說今天又要送進來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不知真假？饞嘴貓說：老闆王婆要把這孩子送到你們這屋裏來住。

奶媽 快別這麼想啦！好死總不如歹活着，還是應該

奶媽 是呀！剛才我們這位小姑娘奶奶，還直鬧着不肯



呢。她一個人清靜慣了，當然不願意搬進個小孩子來，亂嘈嘈的。

李嫂 說是才十七歲，還沒過門的小寡婦，還念過不

少書呢！

奶媽 就說的是呢，才十七歲就守寡了，多可憐！就

像一朵花還沒開開呢就乾了，一送進這兒來，這

一輩子還不算完啦。

李嫂 (怔怔然) 十七歲就守寡了，一朵花還沒開就

乾啦！一輩子送在這寡婦院裏，唉！這個小可憐

比我還可憐，還命苦。

奶媽 反正送到這兒來的，沒有一個不命苦的。

李嫂 唉！天下命苦的女人爲什麼這麼多呢？

奶媽 誰說不是呢？就說這寡婦院裏吧，就有……(

窗外) 嫂聲：「吳少奶奶，老太太來了。」周和

李都站起來，門開了，高老太太空手在前邊，陳

嫂劉如珍及女僕隨後而入，手中都拿着行李及床

板等物。)

奶媽 老太太！

李嫂 (同時) 老太太！

高老太 (以下簡稱老太太，滿臉冷酷。) 哽！(不見

潔玉) 吳少奶奶呢？

奶媽 (心虛地) 她睡了，因爲今天有點不舒服。

老太 (望望床) 哽！(向陳及女僕) 把床鋪好先

在這兒好了。(指牆邊幾張几處) 明天她們自己

再重新安置。(轉向周) 這位是劉小姐，今天剛

進院，我決定叫她跟你們姑奶奶作伴同住。

奶媽 (着急) 道不成的！老太太，我們姑奶奶不願

意別人跟她同住。

陳嫂 可不是嗎！剛才她還跟我提來着呢。

老太 (嚴厲地) 沒人問你，你少開口。

陳嫂 (趕緊閉上嘴不敢作聲)

老太 (命令周) 那麼叫醒吳少奶奶我親自跟她說。

奶媽 (更急) 不！不！那更不成。(說完忍不住對

床望望)

老太 (誤解周不敢叫) 如果你不敢叫醒她，我自己來

叫。(說着走向床去)

奶媽 (急忙攔住) 不！不！老太太您別叫，她好客

易才出了點汗睡着，頂好別叫醒她，讓她睡吧。

老太 (停步) 那麼有話明天再說。(命令陳及女僕

) 把床鋪搭好。(女僕把小茶几搬到窗口下，回

來預備搭床。)

奶媽 不成！不成！今天真的不成，至少也得過了今

天晚上，明天再搬進來。

老太 爲什麼？今天晚上搬進來跟明天搬進來不是一

樣嗎？

奶媽（衝口而出）不是一樣。

老太 爲什麼？

奶媽 因爲，因爲……（望望床，又望望窗外，回答不出。）

老太（不耐煩）因爲，因爲，因爲什麼？

奶媽（又急又慌）因爲是真不一樣，你不懂。

老太 我是不懂，可是你應該懂，這寡婦院是我開的，一切由我作主。

奶媽（點頭）我懂，我懂，可是……

老太（憎惡地）你懂就好了。（轉身向女僕等）搭床，快！（陳及女僕忙着搭）

奶媽 不成！先別搭，因爲今天真不成，至少得過了今天，至少……

老太（怒）你到底怎麼回事？簡直老糊塗了，顛三倒四的，也不知道你在搞什麼鬼，我還是當面跟你們姑奶奶說罷。（走向床呼）吳少奶奶！

奶媽（急得不能再急）不成！不成！別叫醒她，您別叫醒她。（攔在床前）

老太（大怒）這不成，那不成，跟你說又說不清，那怎麼辦呢？

如珍（忍不住的笑出了聲）嘻嘻！

老太（厲聲）笑什麼？不許笑，那有一個寡婦成天

笑的。

如珍（嚇了一跳，勉強忍住笑。）

老太（預備拉開周）吳少奶奶，吳少奶奶，你醒醒，我有話跟你說。

奶媽（窘急萬分）好！好！您別喊了，叫她們搭床好了，搭床好了。

老太（憤怒地瞪了周一眼）哼！真是豈有此理，這簡直是開玩笑，太不像話了

奶媽（無可奈何）您叫她們搭床好了。（對陳等）你們搭好了。

老太 別忘了，這是在寡婦院裏，用不着那麼好興致，尋什麼開心，趕快把床搭好。（陳及女僕把床急忙搭好）

奶媽（只好睜眼看着）

老太（對劉）這兒的規矩，剛才當着你父親的面，已經都告訴過你了。本來像你這麼小年紀的寡婦

，我道兒是不肯收的，因爲年紀太小，心思容易活動，如果一個守不住，鬧出什麼丟人的事來，

我這寡婦院幾十年的名聲就全完了。可是你父親一再的求我，說你自己也願意來，我又看在你婆

家是官宦門第，你自小又知書達理，這點守節的

大道理總該懂得，所以才破例收下你，以後你必須安分守己，規規矩矩，不許胡思亂想，將來能守出一個貞節牌坊來，也可以給你婆家娘家都增光露臉，也才對得起我今天特別寬容收下你。

如珍（翻翻眼睛，似懂不懂的點點頭。）

老太 時候已經不早了，床也搭好啦，你可以睡了，夜裏不要亂作夢。

如珍（欲言忽止，又翻翻眼睛點點頭。）

老太（對大家）時候不早了，你們大家也都該去睡覺了。

李嫂（咳嗽）

老太（走近李）你是個病人，更應該早點去睡，好好保重身體。

李嫂（低頭忍住咳嗽）是！（走到門口，轉身看看如珍，嘆氣而出。）

老太（對周）吳少奶奶醒了對她說，有什麼話明天再去跟我說。（向陳及女僕）走！睡覺去。（自己先走，將出門，見窗戶大開：）把窗戶關好，晚上門窗都應該嚴緊一點。（周走去把門窗關上）  
（哽！這才對。（命令陳等）走！（語畢昂然而出，陳及女僕亦隨後出。）

如珍（吐了一口長氣）嘿！這老太婆可真够兇的。

奶媽（收拾床舖）哼！不見外號怎麼就會叫老闆王婆了呢！

如珍 什麼？老闆王婆？怪不得我覺得她滿臉兇氣，怕人的呢！啊！原來她是閻王婆呀！那麼你們應該都是小鬼了，哈哈！

奶媽（滿腹不開心，預備睡覺：）哽！差不多快

了。

如珍 這是什麼意思？  
奶媽 我們現在雖然還不是鬼，不過都在這兒等着作鬼呢！

如珍 等着作鬼爲什麼？

奶媽 不爲什麼，你不懂就別問了。

如珍 真的，我不懂爲什麼好的人要等着做鬼呢？

奶媽 不等着做鬼到這兒來幹什麼呢？

如珍（天真地）到這兒來看看。

奶媽（看了如珍一眼）看看，這有什麼可看的？

如珍 我常聽見人說，這寡婦院裏的種種情形，可是我不相信是真的，老想找個機會來看看，總沒成功，現在湊巧極了，他們說我也是寡婦啦，要把我送到這兒來，所以我趁機會就來了，真高興。

奶媽（簡直聞所未聞）什麼？當寡婦了還說是湊巧極了，真高興？我簡直沒聽說過。

如珍 你想呀！如果不是湊巧叫我也當了寡婦，我怎麼能到這寡婦院來呢？

奶媽 還有人願意到這個倒霉的地方來，我這真是頭

回聽見。（不肯相信的又預備睡覺了）

如珍 也許你不相信，不過這是真的，我真是來看看這裏的情形，等我出去了……。

奶媽 （更是聞所未聞了）等你出去了，怎麼？到了

這兒你還想出去？

如珍 （認真地）爲什麼不出去呢？難道還在這兒住

一輩子？

奶媽 （感到對方實在是什麼也不懂，只好不談了：

）你！唉！你簡直是個小孩子，什麼也不懂，我

不跟你說了。

如珍 （笑了）也許是我不懂，也許是你不懂，不過

沒關係，以後自然就會懂了。

奶媽 不管是誰不懂，我看都該睡了，時候不早啦！

如珍 老奶奶先別睡，我還想跟你打聽打聽這裏的情

形呢。

奶媽 明天再打聽吧，現在我要睡了。

如珍 我求你先別睡，再等一會成不成？老奶奶，謝

謝你。

奶媽 不成！我困極了。（假作呵欠）

如珍 （掃興地）怎麼？你好像不喜歡我似的？

奶媽 （毫不思索）噫！有一點。

如珍 爲什麼呢？是我長的不順眼嗎？

奶媽 不是你長的不順眼，是你來的不是時候。

如珍 （不解地）我來的不是時候，那我什麼時候來

就對時候了呢？

奶媽 （爽快地）過了今天，明天再來就對了。

如珍 （納悶）今天跟明天有什麼不同呢？

奶媽 跟你說你也不懂，別問了，睡覺吧！

如珍 早知道今天來不是時候，我應該挑個好時候來

了，反正我早幾天晚幾天沒有關係，只要你耐

厭就成了。（見周不理，嬌態地：）喂！老奶奶

，要不今天我先回去，明天再來，你總該高興了

吧？

奶媽 （又笑又氣）今天回去明天再來，你倒說得真

便當。唉！簡直是個孩子。

如珍 （天真地）有什麼不便當呢？我想來就來了，

我想回去當然可以回去，怎麼？你不相信嗎？

奶媽 （只好敷衍地）好！好！我相信，現在你該睡

了吧？

如珍 （閒散地踱着）我還不倦呢，如果你倦你先睡

吧！（走到窗口把窗推開）外邊風挺涼快的，幹

嗎要關上窗戶呢？

奶媽 剛才你沒聽見老闆王婆說嗎？還是快關上吧！

如珍 她說她的，管她呢！反正又不會有人從窗戶外

頭爬進來，怕什麼？樂得開開舒服點。（爬在窗

口向外張張）喂！老奶奶，窗外是什麼地方呀？

奶媽 是一個荒園子。

如珍 是什麼園子？荒了？

奶媽 是花園。

如珍 花園荒了，那為什麼不修修好呢？現在正是種

花的時候，種點花滿園子紅紅綠綠的多好看呀！

奶媽 寡婦院裏用不着花園，寡婦們不要看花。

如珍 那為什麼呢？

奶媽 不為什麼，就是寡婦們不要看花，看了難受。

如珍 花挺好看的，誰都愛看，為什麼看了又會難受

呢？

奶媽 誰都愛看，寡婦就不愛看。

如珍 （天真地）誰說的？我也是寡婦，我就頂愛看

花。

奶媽 你！（無法解釋）唉！反正說了你也是不懂，

別說了，還是睡覺吧，我可真要睡了。（坐在床

上打呵欠）

如珍 我不想睡，我想見見你的姑奶奶，跟她談一會

，她睡覺可真够死的，剛才那麼吵她會沒醒。

奶媽 可不！她睡覺頂死了，怎麼吵也不會醒的，今

天加上她又有點不舒服，所以更不容易醒了。我

看你明天再看她吧，今天還是早點睡的好。

如珍 （對床望望，然後再閒散地踱到食櫥前，忽然

大叫：）啊呀！看，快來看，快來看。

奶媽 （急忙跑去看）什麼呀？什麼呀？

如珍 （用手比着）這麼大的一個耗子來偷東西吃。

奶媽 （放下心）啊！我當是什麼，原來是耗子，這

有什麼希奇，這有的是，天天不知看見多少呢！

如珍 這兒既有這麼多耗子，為什麼不養貓呢？

奶媽 這兒不許養貓。

如珍 為什麼不許養貓呢？貓是專門捉耗子的，我們

家就養着兩個（用手比）這麼大的貓，所以一個

耗子也沒有。

奶媽 你們家自然可以養了，可是這是寡婦院。

如珍 寡婦院為什麼就不許養貓呢？

奶媽 因為怕貓夜裏叫呀鬧的，攪得人心裏亂，不得

安靜。

如珍 （追問到底）誰心裏亂？誰不安靜？怎麼我們

家的貓常常夜裏叫，也沒人心亂，還是照樣安安

靜靜的呢？

奶媽 不是跟你說過了嗎？那是在你們家，這是在寡婦院。

如珍 我就不懂，那又有什麼不同呢？是不是寡婦院的貓叫的特別呀？

奶媽 這回你又不懂了，是不是？這兒你不懂的事多着呢！你慢慢的瞧吧！

如珍 (點頭) 噢！只有你們這寡婦院的這些怪規矩我不懂，什麼不愛種花啦，怕看了花難受；還有什麼不許養貓啦，怕貓叫了心亂；那有貓不叫的，除非是死貓，真是些怪規矩。

奶媽 這兒的怪規矩多得呢！將來你就會知道了，現在我看還是快點睡吧。(自己上床脫衣)

如珍 (痛快地) 好！我就睡！(上床脫衣服) 我看這槍我真來對了，原來這寡婦院裏還有這麼多奇怪的規矩，這麼多我不懂的事，老奶奶，還有什麼別的沒有？你再告訴我點。

奶媽 沒有啦！快睡吧！別說話了。

如珍 睡就睡，反正慢慢地我都會懂得的。(躺下，忽見周下床走到食櫥邊，從下邊抽屜中拿出一包東西，打開，預備放進食櫥裏，於是坐起：) 你幹什麼？餓了嗎？

奶媽 不是，今天亂哄哄的把我鬧的昏頭昏腦，連耗

子藥也忘了攞了。

如珍 耗子藥什麼樣兒？給我看看。

奶媽 有什麼好看的，就是毒藥，耗子吃了就死。

如珍 那麼豔？耗子吃了準死，要是人吃了呢？

奶媽 人吃了也是一樣準死。

如珍 那不太危險了嗎？這麼多的毒藥，萬一有人拿

錯了吃下去，那怎麼辦呀？

奶媽 那會拿錯呢？這包上都有特別記號。(舉手包包上的紅紙示劉) 再說這院裏，每間屋裏都用，用了多少年了。

如珍 如果萬一有人拿錯了呢？

奶媽 那除非是她成心找死啦！

如珍 我看也許就會有那麼一天，有那麼一個人拿錯了。

奶媽 噯！你這位小姐是怎麼啦！今天頭一天來說這些喪氣話，快別說了，睡覺吧。(走回床去)

如珍 真的，我不騙你，也不是嚇唬你，我覺得將來

也許真會有那麼一個人拿錯了吃死啦！因為我剛才一來到這兒就有那麼不好的感覺，我覺得這兒淒淒涼涼冷冷清清的，沒有一點暖和氣，真像到了陰曹地府，或是野外墳地裏似的，叫人說不出來的不舒服。還有這兒的人，也是一個個愁眉苦



險，垂頭喪氣，像是快要死的樣子。不！像已經死了一半的樣子，叫人看了真難受。你聽現在四週圍一點聲音也沒有，多麼靜，多麼可怕，像不像是人全都死了？像不像是在荒郊野外墳地裏？像不像到了陰曹地府？四下裏沒有一個活人，都是些鬼，不聲不響的皺着眉頭，撇着大嘴……（外邊傳來啄木鳥的「剝剝」聲，悠遠而空洞。）

奶媽（毛髮悚然，真的怕起來了，於是打斷對方的話頭：）得啦！別說了！我的好小姐，還是睡覺吧！這是怎麼說的，怪怕人的。（趕緊鑽進被裏去）

如珍 好！好！你別怕，我不說了，再說下去我自己也怕起來了。（躺下，翻了兩次身，又坐起：）

喂！老奶奶，燈太亮，我睡不着。  
奶媽 哎！事情可真多。（下床將燈捻得稍暗，然後回床躺下：）這回該睡了吧？

如珍 這回該睡了。（躺下向內，忽然又翻身向外：）喂！老奶奶，你貴姓呀？

奶媽（含糊地）姓周。

如珍 哦！周奶奶，我姓劉，叫劉如珍。

奶媽（像將要睡着了）我早知道了。

如珍 喂！周奶奶，我睡不着，你再陪我說話好嗎

？（周不應，裝睡着大聲打鼾。）她睡着了，這兒一個人也沒有，都睡着了。媽在家不知幹什麼呢？也許還在哭呢？啊！可憐的媽，你別難過，我將來會回去的，雖然我願意到這兒來看看，但是我不喜歡這兒，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兒，我不會在這兒久待的，我就會回去的，回去的。（自言自語着，漸漸入夢了。舞台寂靜了片刻，忽然窗外傳來潔玉輕輕的呼聲：）「奶媽！奶媽！」周立刻坐起，翻身下床，輕輕走向門去，開門不見潔玉，輕聲問：「你在那兒呢？」窗外潔玉聲：「我在這呢！奶媽。」周恍然，於是急忙走向窗口，對外問：「怎麼小門又鎖上啦！」窗外潔玉聲：「嗯！鎖上了！奶媽，你拉我一把。」周伸手窗外拉，潔玉大半身露出，正預備抬腿跨入，周輕聲：「小心點，茶几上的茶壺茶碗。」潔玉大聲：「怎麼把茶几搬到這兒來了？」周急指指如珍，輕聲：「輕點！輕點！」潔玉見如珍，大驚，輕聲：「怎麼？」腿急收回，不意把茶几上的茶杯踢落地上，杯碎，如珍驚醒，見狀大駭，大聲急呼「媽媽！」不止。周急奔過去，用手堵住如珍口，潔玉呆住不動，幕急落下。）

——第一幕完



四幕  
悲劇

寡  
婦  
院

第一幕

第一場

[物]	吳方潔玉	廿二三歲
[人]	劉如珍	十六七歲
	周奶媽	六十歲
	李大嫂	三十餘歲

〔景〕：與第一幕同，但如珍小床已移在潔玉床旁。

〔時〕：離第一幕約三個月，初秋的黃昏後。

〔幕〕：潔玉坐桌前椅上，對鏡梳妝，如珍在背後幫忙，周奶媽收拾食櫥。

奶媽（微笑）劉小姐，看你，這忙勁，倒像打發她上

花轎似的。

如珍 去看高先生，也跟上花轎差不了多少。

潔玉（羞笑）你們嘴裏沒有好話。

如珍 不是好話，可是真話，將來高先生打發花轎來

接你的那一天，我一定還是照這樣給你幫忙。

潔玉（欲語忽止，像想到什麼，低下頭。）

如珍 怎麼花轎還沒來，就裝起新娘子來了。

潔玉（仍低頭不語）

如珍（搬潔玉頭）喂！喂！新娘子先別害羞呀。

潔玉（頭被搬起，滿臉淚痕。）

如珍（吃驚）怎麼哭了？是我說錯了什麼嗎？玉姐。

奶媽（走近潔玉身旁）剛才還歡歡喜喜的，這是爲什麼呀？

潔玉（伏桌上哭）

如珍 玉姐，你說呀！爲什麼？要是我說錯了話，我

給你賠罪。

潔玉（仍伏桌上）不！不是的，你沒有錯。

如珍 那麼爲什麼呢？

奶媽 是呀！那麼到底爲什麼呢？剛才還好好的。

潔玉（哭稍止）我想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會有

那種福氣了。

如珍 什麼福氣呀？

潔玉 坐你剛才說的那個。

如珍 坐我剛才說的那個呀？

潔玉 那個。

如珍 那個？

潔玉 就是那個呢。

如珍 就是那個呀？哎呀！我的老天爺，可把我糊塗死了。

奶媽 啊！我明白了，大概是坐你剛才說的花轎吧？

如珍 對啦！我也明白了，玉姐，奶媽說的對不對？

潔玉 （又伏桌上，似羞似笑，不語。）

如珍 哎！原來是爲這個呀！你幹嗎不痛痛快快說呢

！看急了我一頭汗。

奶媽 真是小孩子，這也值得哭。

如珍 玉姐，你真成了比我還小的小孩子了，爲了

沒花轎坐就哭了，害羞不害羞？

潔玉 嗯！奶媽！（撲向周懷）

奶媽 （笑）傻孩子，那個女人都有福氣坐花轎，你

不是都已經坐過。（忽止不語）

潔玉 （擡頭望望周面，復低頭緊倚周懷中不語。）

如珍 （對周與潔玉看看，想了一下，明白了，於是

痛快地：）坐過一次再坐一次怕什麼？多坐幾次

不更好嗎？

奶媽 真是孩子話，花轎那有多坐幾次的。

如珍 嫁一次人不是就可以坐一次嗎？

奶媽 可是你一輩子就只能嫁一次人呀。

如珍 爲什麼只能嫁一次呢？

奶媽 不嫁一次嫁幾次？

如珍 像玉姐就可以嫁兩次，他從前的丈夫死了，現在如果嫁給高先生，不是還可以再坐一次嗎？

奶媽 寡婦再嫁是不許坐花轎的，只能在半夜裏用車

拉。

如珍 爲什麼呢？這又是這兒的怪規矩？

奶媽 不是！這是從前傳下來的規矩。

如珍 從前傳下來的規矩，我真不懂，從前那來的這

些怪規矩。

奶媽 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嗎？你不懂的事多着呢？

如珍 一來這個規矩，二來那個規矩，從前的人真討

厭，立下這麼多怪規矩；他們自己既願意立規矩

，他們自己去守規矩好了，爲什麼一定叫我們也

要守呢？我偏不守。

奶媽 偏不守，可是你在这兒也守了快三個多月了。

如珍 你以爲我在這兒是爲了守規矩嗎？屁！我是爲

了你跟玉姐待我好，捨不得離開你們，才默了這

三個多月，不然我早就走了。再說我就是走，我

也要玉姐跟我一塊走，我不願留她在這兒受罪。

潔玉 跟你一塊走！

如珍 （走近潔玉）跟我一塊走，玉姐，真的你跟我

一塊走吧！留在這兒受罪，何苦呢？難道真等着

做小鬼嗎？

潔玉 不過……

如珍 不過什麼呢？你年紀這麼輕，將來有的是希望，何必把一輩子犧牲在這個倒斃的地方呢？

潔玉 可是……

如珍 我知道你是害怕，你沒有胆子，我不是跟你說過多次了嗎？一個人只要有勇氣，天下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事，也沒有什麼作不到的事。

（周走近茶几，食樹。）

潔玉 話雖然是不錯，不過我總覺得有點不對似的。

如珍 什麼不對？

潔玉 我說不出來，我只是心裏覺得那麼做不對，一個寡婦……

如珍 說不出來那才是不對呢！寡婦怎麼樣？難道一定非得死在這寡婦院裏才對嗎？再說你，自己又不願意當寡婦，不然你幹嗎跟高先生那麼好呢？

潔玉 話不是這麼說，你不懂我的心。

如珍 不是我不懂你的心，是你自己心理矛盾，你一方面不願意在這兒，一方面你又沒有胆子離開這兒，對不對？

潔玉 我？

如珍 你怎麼樣？

潔玉 我不知道。

如珍 （笑）你不知道，你自己的事怎麼不知道呢？

潔玉 我說不過你，我不跟你說了，反正每次你總有一篇大道理，我又不會講道理。

如珍 不是會不會講道理，是講的道理對不對。

潔玉 好好！你講的對，你有道理，成了吧？

如珍 我講的對，那麼咱們就走，明天就離開這兒怎麼樣？

潔玉 （懷疑地）明天就離開這兒。

如珍 （肯定地）明天！

潔玉 可是……

如珍 可是又要變卦了，是不是？玉姐，你什麼時候才能不再變卦呢？

潔玉 不過一個人有一個人的難處，我跟你不同。

如珍 有什麼不同？我是沒嫁出的望門寡，你是嫁出了三個多月的什麼寡，反正我們都是寡婦，還有什麼不同呢？

潔玉 不是說這個。

如珍 那麼是說什麼呢？

潔玉 啊！你不懂。

如珍 怎麼？又是我不懂？

潔玉 嗯！你不懂。



個好點的醫生來給看看，她們家裏的人也不管。

潔玉 就爲這個她才更傷心哪！所以她老跟我說她不希望她的病能好起來，她願意早點死，活着反正也是受罪，倒不如早點死了好。

奶媽 聽嬌嬌說，上回她們家裏找了個祕方給送來了付藥，可是後來藥煎好了，她一點沒喝，全給倒了。

潔玉 唉！真夠可憐的，看她這兩天的樣子更不對了，兩眼直勾勾的，一點神也沒有啦！每次她來找我說話，我就害怕，連她的臉我都不敢看。

奶媽 看樣子也就是這一兩個月裏的事了。

潔玉 唉！多可憐！挺好的一個人。（又傷心起來）

如珍 玉姐，你只顧可憐別人，就忘了你自己了。

潔玉 我？（怔住）

如珍 嗯！你如果要不打算離開這兒，早晚也會跟她一樣。

潔玉 不會的，無論如何我總比她強。

如珍 爲什麼呢？

潔玉 因爲（想一想）因爲我比她少了那種要命的病。

如珍 我看不是的，是因爲你比她多了一個有情的人

高先生，所以你比她強，對不對？

潔玉 討厭！說來說去，又說回來了。我不理你這個

• 調「精味」手洗，下廚入日三 •



# 精味廚天

• 品聖味調 •

（售出有均司公大各）





皮孩子。

如珍 (笑) 不理我這個皮孩子，等着去理那個多情  
人，對不對？

潔玉 妳！(笑着站起，預備追如珍，忽然窗外手電

筒光射進屋來，搖幌了三下，於是停住。)

奶媽 瞧！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了。快別鬧了，高先

生來啦。(預備去拿燈)

如珍 (搶着拿) 讓我來！讓我來！(於是舉燈在窗

口搖幌了三次，如潔玉第一幕所爲，窗外燈光又

搖幌一下，於是將燈置桌上，轉身對潔玉。) 好

啦！多情人到了！玉姐姐請吧！

潔玉 你這孩子真淘氣，簡直拿你沒辦法。(走向門

口)

如珍 淘氣只管淘氣，可是給你當了這些日子的差，

一次沒出錯，就不洩氣。得啦！人家在等着呢！

你快點去吧！

潔玉 瞧你這催勁，我不去了。

如珍 呦！回頭把外邊的多情人等急死了，我可賠不

起。得了！我的好玉姐，你別不好意思了，還是

快點去吧！(推潔玉)

潔玉 我偏不去！你這孩子的嘴越來越壞，今天我不

去定了。(爽性坐在椅上)

如珍 好！你不去就不去，看誰着急。(坐在潔玉對

面，兩眼盯着不動。潔玉轉過身去，裝着不理。

稍頃，窗外電筒光又射進來，搖幌了兩下，潔玉

忍不住想站起，見如珍還正盯着自己，於是裝作

沒看見，仍坐着不動。)

奶媽 (解圍) 好啦！別鬧了！看高先生又在催呢，

還是快點去吧。(推潔玉，潔玉看了如珍一眼，

仍不肯動。)

如珍 (偷偷笑了笑，眼睛望着屋頂，輕輕唱：) 外

邊的多情人呀！等得直躁脚。屋裏的俏佳人呀！

心裏直發毛。……

潔玉 (忍不住笑了出來) 真討厭！(站起來)

奶媽 (趁勢推向門口) 快去吧！一會兒高先生就等

急了。(開了門向外邊望了望) 正好一個人沒有

，去吧！(推潔玉出)

如珍 (跳起來幫着推) 對了！都是我不好，玉姐你

別生氣啦！還是快點去吧！不然，一會兒高先生

再要催，就算你不急，奶媽也要急死了。(把潔

玉一直推出門外，潔玉順從地毫不反抗，被推着

走了出去。)

奶媽 早點回來。

如珍 別再爬窗戶。

潔玉 (遠遠地) 回來再跟你算賬。

奶媽 (笑) 劉小姐，你可真會淘氣，真會鬧。

如珍 嘻嘻！玉姐給我鬧的不好意思了。(伸伸舌頭)

奶媽 都是小孩子脾氣。(走向床去)

如珍 (搶在周前) 不！奶媽，我來！我來！(從

床下拖出第一幕所用的大枕頭，拍了兩下。) 哎

！真可憐，現在又該你傷風發汗了。(放在床上

，蒙上被頭，如周第一幕所爲，然後放下帳子，

把拖鞋擺好，笑顧周：) 我作的對不對？

奶媽 (微笑) 對！一點不錯。

如珍 (得意地) 別以爲我就會淘氣，我也會幹點正

事。

奶媽 誰說你就會淘氣，我早就知道你也會幹正事。

如珍 (忽然) 哎呀！我忘了一件事。

奶媽 什麼事呀？

如珍 剛才我忘了關照玉姐，問問高先生到底什麼時候

候請我們喝喜酒啦！

奶媽 (捻燈) 啊！這個事呀！瞧你又嚇我一跳，對

啦！下次高先生再來，你可別忘了，你知道不單

要喝喜酒，還要吃紅蛋呢？

如珍 (驚喜) 什麼？真的嗎？

奶媽 我什麼時候騙過你呀？

如珍 你是說玉姐她有了。(窗外忽有人咳嗽，周示

意如珍住口，走到門口，開門，李大嫂站在門外

，面色蒼白，較第一幕更瘦弱，身穿嶄新綢棉袍

，棉褲，腳着新鞋，頭髮光亮，像客人一樣，搖

幌着進來，眉目之間像藏着什麼事情。)

如珍 李大嫂，今天你幹嗎？穿的這麼漂亮呀！像個

新娘子似的。(說到最後，自覺不對，於是聲音

輕下來。)

奶媽 可不是，怎麼還是棉袍子呢？這天氣又不怎麼

冷，穿這麼多，你不熱嗎？

李嫂 (苦笑) 熱！嘿嘿！在這個冷宮裏呆了十一年

，我就沒熱過一天，一直冷了我十一年啦！從腳

底冷到頭頂，從身外冷到心裏，我早就冷得凍了

冰了，還會熱？嘿嘿！我還會熱？(咳嗽氣喘)

奶媽 身子不好，倒是應該多穿上點。

李嫂 哈！你以爲我穿上這個，是爲保重身子嗎？哼

！我爲什麼要保重身子？我爲「誰」保重身子？

你看看我這身子：(拉起衣袖示周) 就剩下這層

皮了。(周看李青筋暴露的胸臂，搖搖頭，嘆氣

。)

奶媽 不過好好的保重，身子就會慢慢好起來的。

李嫂 (慘笑) 慢慢好起來，好再慢慢受罪，是不是

？（更咳嗽）

如珍（走過扶李坐椅上）李大嫂，你坐下歇歇吧。

奶媽（倒杯茶授李）喝口茶潤潤嗓子，咳嗽就會好

點啦！

李嫂 不！我不喝！人家說勝病會……（忽然想到什

麼，用手接過茶杯。）好！我喝口茶，反正你們

的茶碗我也就只用這一次了！我用過你們把牠捧

了就是啦！（喝了一口茶，將杯放桌上，屋中不

見潔玉，見床上帳子垂下。）怎樣？吳少奶奶又

不舒服了？

如珍（搶着說）又是傷風了，在發汗呢！（對周望

望；周微笑。）

李嫂 唉！我滿心想着來，跟她多說會兒話，以後怕

再說不成了，不巧又趕上她鬧毛病？唉！她也真

是夠命苦的了！那麼好的一個人，也落到這寡婦

院裏來受罪。她這才來了兩年多，身子就這麼弱

了，我來了十一年了。

奶媽 十一年可不是個短時候了。

李嫂 哼！長短還不是都一樣，反正進到這個監牢裏

來，就是一輩子的徒刑，不用指望再能出去。

奶媽（觸着心事傷感地）唉！真是的。

如珍（不服氣）那也不一定。

李嫂（強笑）小妹妹，你還年輕，也許你還能熬到

年頭變了，有出去的那一天。我算是不作那個指

望了，這輩子算完啦！

如珍 李大嫂，爲什麼呢？你跟我又有什麼不同哪？

李嫂 你年紀輕，身子好，也許還能熬到那天。

如珍 你也並不老呀！身體保養保養，也就會好起來

的。

李嫂 我？我不作那個打算了，我也沒福氣看見那天

了。

如珍（鄭重地說）你只要別洩氣，別性急，總會看

得見那一天的。

李嫂（悽然地）到了那一天，也許我早化成灰了。

如珍 幹嗎老說這些喪氣的話呢？我相信那一天就快

來了。

李嫂（苦笑）是的，也許就快來了。也許……

如珍（興高彩烈）所以別再傷心了，高興點等着吧

！李大嫂。

李嫂（點點頭）嗯！高興點等着，我高興點等着，

等着，……（忽然淚下）

如珍（出乎意外）怎麼？你——（站起）

奶媽（對如珍搖搖頭，示意別再多說了。如珍莫明

其妙，亦搖搖頭。）瞧，劉小姐真是個巧嘴的八

哥，誰也說不過她。李奶奶，你這身衣裳可真好  
看，怎麼從沒有看見你穿過呢？

李嫂（拭去眼淚）這身衣裳還是我進院來的頭一天  
穿過的，十一年了，我再也沒穿過。今天是我在  
這院裏的末一天了，所以我又把牠翻出來穿上，  
落個有始有終。

奶媽（不懂）什麼？今天是末一天了？

李嫂 嗯！是末一天了，從明天起我要離開這兒了。  
奶媽 那麼你是要……（像想到將有什麼不幸的事要  
發生了，不忍說下去。）

李嫂 我要到另外的一個地方去了。（眼睛呆望着遠  
處）

如珍（吃驚）李大嫂，你……

李嫂（像沒聽見一樣，仍呆望着遠處幻想）那兒  
我雖然沒去過，可是我知道比這兒強，到了那兒  
就可以不用再吃苦受罪了，也可以不用再害怕什  
麼人了。在那兒沒有人管，也沒有人笑話，要哭  
就哭，要笑就笑，想作什麼就作什麼，滿地都是  
紅花綠葉，好看極了！整天的有太陽，一年到頭  
都是暖和和的，不像這兒這樣冷，冷得把我都快  
凍成冰了。（站起來）我要到那兒去了！明天就  
去，明天就離開這兒。（邊說邊走向門口）

奶媽 李奶奶……  
如珍 你怎麼啦？

李嫂（停住）小妹妹，別怕，我沒有什麼，我很好  
。（挺直身子，似哭似笑的對着她們。）你們看  
，我這不是挺好的嗎？

如珍（担心地）可是你……

李嫂 我沒有什麼，我這就真的要好起來了！從明天  
起，我就可以永遠的好起來了！再也用不着在這  
兒受罪了！哈哈！哈哈！是的，我再也用不着在  
這兒受罪了。（咳嗽）

奶媽 李奶奶，我看你還是回屋子裏去，好好兒歇歇  
吧！

李嫂 是的，我這就回屋歇着去，從明天起我要永遠  
歇着去了。（留戀地對周及如珍望望，又對床上  
望望。）回頭吳少奶奶醒了，替我對她說：我來  
看過她，現在我去了，希望她的病快快的好起來  
，將來好等得到小妹妹說的那一天，我是等不及  
了，我要走啦！從明天起，我就要離開這個冷宮  
這個監牢了！十一年的罪不能算短啦！她們整整  
的關了我十一年，可是明天她們就再也關不住我  
了！哈哈！哈哈！明天我就算逃出去了！哈哈！  
咳嗽氣喘，面色緋紅，周和如珍的眼中都充滿着

## 第二場

### 〔物 人 場 登〕

高慰卿 廿八九歲  
 吳方潔玉 廿二三歲  
 李大嫂 三十餘歲  
 老張 四十餘歲  
 高老太太 五十餘歲  
 陳嫂子 四十餘歲  
 女僕 四十餘歲

〔景〕：寡婦院的後花園，多年沒有修飾了，所以雜草叢生，野花遍地，看上去非常荒涼。在院

同情與憐憫，但是對這不幸的人却又感到無能為力，只有搖頭嘆息。稍頃，李咳嗽漸停，望望周及如珍，忽然笑了起來。（你們應該為我高興呀！幹嗎都哭喪着臉呢？）（走近如珍）怎麼？小妹妹眼睛裏頭還掛着燈籠，真是小孩子，哭什麼？這是喜事，你應該為我高興，明天我的徒刑就滿期，可以離開這兒了！多麼高興呀！離開這兒了！離開這兒了！（一路笑着直走出門去。）

奶媽 唉！想不到好好的一個人，會變成這個樣子。  
 如珍 （悲憤怨恨，集在一起，無從發洩，於是將李剛用過的茶杯，用力摔碎在地上。）還不都是這鬼地方害的！

——幕急落——（第一場完）

的右角，有一座小亭子，經過多年的風吹雨淋，油漆已經剝落不堪，亭子後邊是一道矮花牆，由牆上邊可以望見外面相當偉大的貞節牌坊頂，院的左隅有一扇小門。

〔時〕：緊接上一場的同日夜晚，疏星點點，月色皎潔。

〔幕〕：潔玉和慰卿並肩的坐在亭中，背向觀衆，潔玉的肩膀不住抽動，像是在哭泣。

慰卿 （手搖潔玉肩）玉，別哭了！你聽我說，我最多只去一個月，就會回來的，你又何必這樣傷心呢？

潔玉 （仍是哭個不停）

慰卿 呵！我的好玉，真的我不騙你，最多最多我去一個月，準回來，準回來，啊！我的好玉，別哭了！別哭了！

潔玉 （不理，還是哭。）

慰卿 你要再哭，我也要哭了！只分別一個月，幹嗎這麼傷心呢？一個月一轉眼就過去了，不是嗎？好玉，別哭了！

潔玉 （委曲地）一個月在你……在你也許一轉眼就

……就過去了！可是……可是在我，比一年還要難過呢！

慰卿 呵！我可憐的玉，我知道你的日子難過，我也

時候，我就回來了。

不願意離開你去出遠門，可是這是姑姑的事，她老人家叫我去，我怎麼敢說不去呢？她的脾氣你

潔玉 可是得要等一個月呢！一個月卅天是多麼長哪！

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她說個「是」字，誰敢說個「不」字呢？所以沒辦法，我只好去了。

慰卿 可是你想想，我們再見面的時候，是多麼甜哪！人家都說，新婚還不如久別，久別以後重相見，那甜蜜蜜的滋味，真是糖都比不上呢！你好好想想看，玉。

潔玉 你只是怕她，就不管我啦！（賭氣的撇着嘴，轉過身去。）

潔玉 （似乎真的憧憬到那甜的滋味了，於是含着笑）到那個時候……

慰卿 （轉到玉對面）我那能不管你呢！我到那兒一定把事情趕緊辦完，快點回來跟你見面，好不好？玉別哭了！來！讓我給你擦擦眼淚。看！把眼睛哭的都像兩個小胡桃了。

慰卿 （更熱情地）到了那個時候，你還是站在窗口等着我，我還是從這小角門偷偷的進來，神不知鬼不覺的，把你抱到這兒來，只有我們倆在這兒，沒有一個人知道，也沒有一個人打攪，只有我們倆……

潔玉 （頭抬起，任慰卿拭淚。）

潔玉 （抬頭看見月亮）還有月亮。

慰卿 （指着潔玉鼻尖）我告訴你，要是再哭，我就要把這兩個小胡桃吃下去了。

慰卿 對了！還有月亮；月亮圓圓的照着我們，月亮圓了我們人也圓了。

潔玉 噫！（含羞帶笑的，把慰卿的手帕搶過去，自拭眼淚。）

慰卿 （甜蜜蜜地）人也圓了！（緊倚在慰卿懷中）

慰卿 （溫柔地抱着潔玉肩）玉，不要哭了！你看見天上的月亮沒有？多圓，多好看呀！等到下次月亮再圓的時候，我就可以回來，又坐在你的旁邊了。

慰卿 正像那首詩說的一樣：「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啊！對了！這兒沒有柳樹，應該改一下。（看見月亮高高地掛在牌坊旁邊）你看這兒有牌坊，應該改作「月上牌坊頭，人約黃昏後

潔玉 （撇着嘴）月亮圓了，可是人要分開了一了。

慰卿 我不是剛說過了嗎，等下個月的月亮再圓了的

慰卿 我不是剛說過了嗎，等下個月的月亮再圓了的

慰卿 我不是剛說過了嗎，等下個月的月亮再圓了的

。」對不對？（笑）

潔玉（呢喃地念著）月上牌坊頭，人約……」牌坊頭，牌坊頭，（注視牌坊，稍頃忽然大叫，撲入慰卿懷中。）啊！我怕！我怕！

慰卿（一驚）怎麼啦？玉，怎麼啦？

潔玉（不敢抬頭）你看那牌坊，那牌坊……

慰卿（看了看不解地）牌坊怎麼啦？不是好好的嗎？

潔玉（掩着兩個大眼睛，張着一個大嘴巴，要吃我，啊！我怕。）

慰卿（再看看牌坊，仍是不解）牌坊那兒來的兩個大眼睛和一個大嘴巴呢？玉，別怕！是你的眼睛看花了，有我在這兒呢！不用怕！

潔玉（始終不肯抬頭）不！不！牠是要吃我，你看牠那個大嘴巴，多可怕呀！啊！慰卿，抱緊我，快帶我離開這兒，離開這兒。

慰卿（順從地）好好！我帶你離開這兒。（又仔細端相牌坊一下，搖搖頭。）真是小孩子，那來的大嘴巴呢？

潔玉 離開這兒，我不要看牠。

慰卿 好！不要看牠，我們到那邊去。（扶潔玉下亭子，腳底下忽然被一物絆了一交，幾乎跌倒，於是失聲大叫。）啊！

潔玉（大驚）慰卿！

慰卿（將地上物拾起）啊！原來是把斧子，也不知道是誰這麼可惡，擱在這兒，差點絆我一交。（順手將斧子丟在一旁）啊唷！好疼。

潔玉 你坐下來，看看碰破了沒有。（扶慰卿坐石階上）

慰卿（坐下將褲管拉起）大概沒有破，頂多碰傷了一塊。

潔玉 啊！我可憐的慰卿，碰了那兒啦？快點給我看看。

慰卿（指腿腕）喏！這兒！

潔玉（看了看）啊！還好，沒有破，疼不疼？來讓我給你揉揉吧。

慰卿（放下褲管）不用揉，玉，不要緊的，過一會就會好的。

潔玉 都是怪我不好，我害的你。

慰卿 那兒的話呢！都是我自己走路不當心。

潔玉 如果不是我要離開這兒，你那會差點摔了呢！

慰卿 如果我自己走路當心點，不是也就碰不着了嗎？

潔玉 不！還是怪我不好。

慰卿 不！怪我不好。

潔玉 怪我……

懣卿 怪……（笑了）好！誰也不怪，怪那把斧子不好，不對！還是怪那座牌坊不好，如果不是牠長了兩個大眼睛和一個大嘴巴，嚇着了你，我們也不會離開這兒；不離開這兒那把斧子當然也不會碰着我了。所以怪來怪去，還是應該怪那座牌坊。對了！那個牌坊真可惡，爲什麼要長兩個大眼睛和一個大嘴巴，來嚇唬我的玉呢？

潔玉 （笑了！但是胆怯地：）懣卿，真的，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自從我跟你要好以來，每次我看見那座牌坊，我總覺得牠好像在惡眉瞪眼的望着我，不由得我就怕起來了。

懣卿 傻孩子，那完全是你的幻想。

潔玉 有的時候，我也知道這是幻想；可是有的時候，我又覺得這是真的。懣卿，你不知道有好幾次，我還聽見牠在那兒罵我：「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

懣卿 越說越傻了，怎麼牠又會罵起人來了！

潔玉 真的，我不騙你，有好幾次呢！當我聽見牠在罵我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是真做錯了！我是真不要臉，我不應該跟你要好，我不應該來跟你見面，可是……

**多福爾賜**  
延年益壽粉

本品成份高貴，補力偉大，製法精密，滋養豐富，對於神經衰弱及一般虛弱症候，無不適應，誠屬人人相宜之全能強壯大補劑也。品質：與舶來品完全一樣。售價：比舶來品便宜數倍。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業行

唯一神經系大補劑 艾羅補腦汁 健腦補血生精



慰卿 (打斷潔玉的話) 玉，別說了。

潔玉 (繼續說下去) 可是不跟你要好，我還怎麼活  
着呢？不見你的面，那我還不如死了的好。

慰卿 (不安地) 玉，別再想那些了。

潔玉 (還是說下去) 不見你的面，跟從前一樣，每  
天坐着等死，那種日子，啊！慰卿，我真想都不  
敢想……

慰卿 那就不用想了！來！讓我們說點別的。

潔玉 可是——

慰卿 (舉起右手堵住潔玉的嘴) 噤！玉，聽我說：  
我們不許再說那些事情了！讓我們來說點高興的  
事。啊！對了！我還忘了，今天我到街上去給你  
買來了一件東西。(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紙盒)

潔玉 給我？什麼東西？

慰卿 猜猜着！(潔玉搖搖頭) 猜不着？(於是打開

紙盒，拿出一朵綢製的紅花，舉起來：) 喏！看  
！好不好？

潔玉 一朵花

慰卿 (舉到潔玉面前) 噤！一朵花，好看不好看？

潔玉 真好看，拿來我看看。(接過花仔細看) 一瓣

一瓣的紅花瓣，真好看，這叫什麼花？

慰卿 叫……啊！我也不知道叫什麼花，管牠呢！我

看着好看，所以就買來了。花店裏的人說：這是

從北京來的宮花，地道道北京作的，最配小姐  
，少奶奶們戴。他還問我，是不是買給我的少奶  
奶戴？我說是的。

慰卿！(熱情地靠近慰卿)

潔玉 他又說，我的眼光真好，挑了一朵最好看的花  
，這些花裏就數我挑的這朵好看。我怕他嘖嘖咕  
咕的沒完，回頭給認識的人看見不合適，所以給  
了他錢，我拿了花趕快就跑了。可是他還在後邊  
直嚷：「喂！先生下回您再多來照顧，頂好請少  
奶奶也一塊兒來，因為不久我們還有新花來呢。  
」(以上學賣花人的口氣)

潔玉 (含着笑玩弄手中的花) 真好看。

慰卿 我知道你一定會喜歡這朵花的，因為只有你這

麼漂亮的人才配戴這麼漂亮的花，來！我給你戴  
上。(接過花來，預備給潔玉戴上。)

潔玉 (起初是高興的伸着頭等着，忽然想到什麼，

攔住慰卿手，掃興地：) 慰卿！

怎麼？

慰卿 慰卿，我不能戴這花。

慰卿 爲什麼？

潔玉 因爲……(低下頭去)

慰卿 因為什麼？是你不喜歡這朵花嗎？

潔玉 不是的，我喜歡這花。

慰卿 那為什麼呢？

潔玉 因為我是……（欲泣）

慰卿 噢！剛說得好好的，為什麼又要哭了？玉，告訴

我，為什麼？

潔玉 你忘了我是什麼樣的人了！怎麼好戴紅花呢？

（說着，淚珠滾了下來。）

慰卿 你是……啊！這我倒忘了，寡婦是不好戴紅花的。

潔玉 （哭了出來）

慰卿 （想了一下）不過沒關係，玉，你跟我在一塊

兒就不算是寡婦了，你是我的少奶奶，少奶奶當然可以戴花了。來！我還是給你戴上。

潔玉 （停住哭）可是……

慰卿 沒有什麼可是。玉，你記住：現在你跟我在一起，戴上這花你就不是寡婦了。（把花給潔玉戴好）瞧！戴上這花多好看，花美，人更美，美上加美，十足的美人。

潔玉 （嬌羞地含着笑，撲向慰卿懷中）慰卿！

慰卿 （溫柔而多情的拉住潔玉手）我的玉，我的美人。（兩人將要擁抱在一起，忽然遠處傳來走路

的聲音，像是有人在喃喃地私語，於是二人趕快分開。）

潔玉 （害怕地輕聲）慰卿！

慰卿 （也輕輕地）別響，隨我來。（拉潔玉，急忙

走到亭旁，躲在樹後黑暗處偷望着。不久，李大嫂從遠處走來，月光之下，臉色更慘白怕人，目光呆直，口中喃喃不停。潔玉害怕的拉緊慰卿，慰卿用手拍拍潔玉肩，示意別怕，眼睛仍盯着李嫂。）

李嫂 （絲毫不知道有人在偷看着，自言自語的）

好啦！現在什麼都好啦！什麼都完啦！一大碗都喝下去了，一點沒剩，明天就再也不用吃苦受罪了！離開這個監牢，離開這個冷宮，他們再也關不住我了！哈哈！（咳嗽，遠處傳來打更聲。）是時候了！我該走啦！老張，開開門。（稍停）不開我就……（舉手作打人勢）啊！對了！還忘了我的斧子，（在亭邊尋找）咦！怎麼不見了！我藏好在這兒的。（繼續再找，找到了。）啊！在這兒呢！找到了！我可以走了！可以走了！老張！開開門，放我出去。老張！我要走了。（邊說邊走出小角門去）

潔玉 （輕聲）李大嫂，她怎麼啦？

慰卿 不知道，我去看看。(從樹後走出，預備去。)

慰卿 你等着好了！我一定來。(說着，扶潔玉向亭

潔玉 (拉住) 不！慰卿，別離開我，我害怕。

後方走，忽然小角門外有人喊救命聲，越喊越近

慰卿 不要怕，我去去就來，我看她神色不對，也許

，跟着只見老張氣急敗喘的奔了進來，口中不住

要出什麼事情。

喊：「救命啊！救命！」兩人見狀大驚，呆住不

潔玉 (不放手) 那你更不能離開我啦！你看她剛才的

動。)

樣子，多麼怕人呀！啊！好慰卿，你別離開我。

老張 (見慰卿如見救星) 啊！少爺！少爺！你快救

慰卿 那麼你跟我一塊兒到小角門那兒去看看，她到

命吧！李奶奶直要拿斧子劈死我。

那兒去了。

慰卿 (着急) 爲什麼？

潔玉 不！也許她就在小角門外頭呢！我不去，我怕

老張 (氣喘喘地) 她非要叫我開開大門上的鎖，放

看她那張臉。

她出去。我不肯，她舉起斧子來就劈。幸虧我躲

慰卿 那你還是在這兒等着，我一個人去看一下，馬

的快，不然頭上早開花了。

上就回來。

李嫂 (兩眼圓瞪，滿面通紅，手舉着斧子，追了進

潔玉 不！你也不許去，我不要再離開我。

來。) 老張！你這老奴才，老混蛋，逃到那兒去

慰卿 既不許我一個人去，你又不跟我一塊去，那怎

了！你非給我開了門不可！不然我就劈死你。

麼辦呢？我的好玉，聽我說：總得要去看一下的

老張 哎呀！又來了。(急忙躲在慰卿背後，發抖。)

，不然，回頭萬一真出了什麼事，就晚了！

李嫂 老張！你這老奴才，躲到那兒去了！去給我開

潔玉 那……那你先送我回去，然後你再去。

了門，開了門，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我死也要

慰卿 好！我就先送你回去。

死到外邊去。

潔玉 如果你去看過沒什麼事的話，那你回頭再去接

慰卿 (上前) 李大嫂！李大嫂！(老張趁空從小角

我。

門溜了出去)

慰卿 好的！如果沒有什麼事，我一定再去接你。

李嫂 (認錯慰卿是老張) 哈哈！你這個老奴才，到

潔玉 慰卿，我還在窗口等你。

底給我找着了！我就知道你跑不了！走！去給我

開門去，我要出去。

慰卿 李大嫂，你看清楚了，我不是老張。

李嫂 我知道你是老張，你不用想騙我，我受了她們

一輩子的欺侮，一輩子騙了，現在臨到我要死了

，你也幫着她們來騙我。好！你也來幫兇，我就

先劈死你。（舉起斧子，照慰卿頭頂劈下。）

潔玉 （大驚，急奔過來）李大嫂！

慰卿 （急忙閃開）李大嫂！是我！你看清楚了，是

我！我不是老張，我是高慰卿，高慰卿。

李嫂 高慰卿！你是高慰卿？（放下斧子仔細看）

慰卿 （指着自己）是的，這回你看清楚了吧？我是

高慰卿，不是老張。

李嫂 （認清楚了）啊！那老張跑到那兒去了？這個

老混蛋到底逃跑了。（各處找老張）

慰卿 （四顧不見老張）老張不在這兒，他也許跑到

別處去了。

李嫂 他跑了！到底給他逃跑了！我非找着他不可。

他也來幫忙欺侮我，不給我開門，不讓我出去，

不讓我走出這個監牢去，我就劈死他，劈死他。

（兩眼通紅，橫撞直衝的各處亂找，不見老張，

於是奔向小角門，不意撞到門檻上，一交跌倒地

上，斧子丟在一旁，即刻寂無聲息。）

慰卿

潔玉

李嫂

潔玉

慰卿

李嫂

潔玉

慰卿

李嫂

慰卿

潔玉

慰卿

李嫂

慰卿

李嫂

慰卿

潔玉

慰卿

李嫂

慰卿

李嫂

（同時）李大嫂！（奔到李身旁）

李大嫂！（也跟着過去）

（人事不知，鮮血順嘴流出。）

血！血！嘴裏吐血了。

快點先把他抬到亭子裏。玉，幫幫忙，快點！

（彎身扶起李，潔玉幫着將李架到亭中，放在邊

坐上。）玉，快點拿手絹把他的嘴堵上，他還在

吐呢。（潔玉用白手絹堵李嘴，但馬上手絹染成

紅色。）

看！這麼多，怎麼辦呀？

你先在這兒扶着他，我去找點止血藥，馬上就

來。

可是你得快點。（扶住李）

馬上就來！（跑下亭去，將到小角門，忽然又

被地上的東西絆了一下，低頭看。）又是這把斷

命的斧子！（拾起斧子來，預備丟開。）

（在潔玉懷中活動了一下，低低地）喂！

慰卿，你快來看，她醒過來了。

（於是丟開斧子，又奔了回來。）真的嗎？

真的，你看。（搖李大嫂肩）李大嫂！……李

大嫂！

（昏迷地）喂！（漸漸地睜開了眼睛）

觀望。）我這是在那兒呢？

潔玉 李大嫂！

（同時）你醒了！

李嫂 （清醒了，慢慢坐了起來。）吳少奶奶，高先生，怎麼我還是沒有出去嗎？啊！我還是得死在這寡婦院裏了。（哭）

（哭）

慰卿 李大嫂，你醒醒！

李嫂 （一把抓住慰卿手）啊！你們這麼狠心，我是

個要死的人了，還不肯放我出去。高先生，你作

作好事，放我出去吧！我不要死在這監牢裏頭，

我求求你，放我出去吧！我就要死了，我把那一

大碗毒藥全喝乾淨了！就要死了！求求你，放我

出去吧！我死後作了鬼也要感激你。啊！求求你

們放我出去，我不要死在這院裏，我不要死在這

院裏。

潔玉 （大驚）什麼？你喝了毒藥了？

李嫂 是的，我喝了一大碗耗子藥，一大碗，一點也

不剩，我願意死的快點，我實在熬不下去了！十

一年了！我已經整整的熬了十一年了！（咳嗽，

又吐血。）

潔玉 （焦急）慰卿，你快想點辦法呀！（慰卿預

備走，李止之。）

李嫂 （喘息甚劇）不用啦！來不及了！我就要走了！

！就要離開這兒了！（眼光模糊，聲音漸弱。）

十一年的徒刑，現在真的期滿了！我可以走了！

（忽然大叫）啊！啊！你們看，那個大牌坊倒下

來了！快！快點躲開，真的倒下來了！啊！（用

手抱着頭）啊！壓在我的頭上了，壓在我的……

（倏的坐起）快逃吧！吳少奶奶，你快逃吧！牠

已經把我壓住了！壓住了啊！我逃不脫了！牠到

底把我壓住了！（倒下死）

潔玉 啊！（死死狐悲，不禁悲從中來，伏慰卿懷中

大哭。慰卿靚狀，亦覺黯然。忽然小角門外傳來

高老太的聲音：「在那兒呢？在那兒呢？」接着

是老張的聲音：「就在這院裏呢！」二人大驚回

顧。）

慰卿 （驚慌變色）壞了壞了！姑姑來了。

潔玉 （亦手足無措）慰卿，我毀了！咱們毀了！

慰卿 （着急）那麼你還不快跑！快跑！（潔玉將要

奔下亭去，小門外燈光已照進院來，緊跟老張，

在前舉着燈籠，老太陳嫂及女僕一擁而入，潔

玉只好停住不動。）

老太 （慢慢走近二人）怎麼？你們倆，哼！



四幕  
悲劇

寡

婦

院

### 第三幕

(登場人物)

高老太太	五十餘歲
方守正	五十餘歲
方太太	近四十歲
吳方潔玉	廿二三歲
高慰卿	廿八九歲
周奶媽	六十歲
劉如珍	十六七歲
女僕	四十餘歲
老張	四十餘歲

【景】：寡婦院的會客室中，後邊一個門通內室，左右各一門通外邊。

【時】：在第二幕的翌日清晨。

【幕】：高老太太和方太太坐椅上，方守正在屋中背着手走來走去不停。

老太 方老先生，你想想看，以後我這寡婦院還怎麼開？誰還肯把寡婦再送到我這兒來。

守正 (氣憤地搖搖頭，仍是走個不停。)

老太 我這幾十年的名聲，這一下全完了！叫我以後還怎麼作人？我苦苦的守了一輩子，才守出這個

貞節牌坊，連縣知事都來拜過的，現在全毀在你女兒的身上了。我跟你們是有冤呀還是有仇，你們這麼毀我？你們自己的女兒既守不住，趁早就該打發她早點嫁人，何必一定要充什麼貞節烈女，送到我這兒來害我呢？

守正 (加快走個不停)

老太 方老先生，你也是個要體面的人，你總該知道，假如這件事要傳出去了，會鬧成個什麼樣？用不了三天，我這個牌坊準會叫人給拉倒了，請問你拿什麼賠我！你們賠得起嗎？

守正 (更加快走)

方太太 (以下簡稱方母) 斜眼看了守正一下，偷偷地微笑着，嘆了口氣：「噯！」然後悠閒的剔指甲。

老太 寡婦院裏的寡婦偷起人來了，就算你們受的了，我可受不了！再說——

守正 (停步) 高老太太，請你別再說下去了，越說越難聽。總之是我們對不起你，只怪我們家門不

幸，出了這種無恥的子女，作出了這種無恥的勾當，請你只管吩咐好了，你要我怎麼辦，我一定遵命照辦就是了。

方母（乘機而入）對了！高老太太你也別生氣了。

千怪萬怪，只怪我們作父母的不好，沒教出好女兒來，才會幹出這種丟人的事，玷污了您這寡婦院。不過你放心好啦！我們老爺在這縣城裏，也不是個無名無姓的起碼人物，就算不為您打算，也得自個打算，絕不會輕輕的就放過她去的，您就只管放心好了！我們老爺準會對得住您。

老太 方太太，你的話雖不錯，不過女兒總是你們親生的骨肉，是肉就聯着心，回頭見了面，還是照樣心就會軟下來的。

守正（咬牙）親骨肉，這樣無恥的骨肉我寧可不要！老太太您只管說好啦！你要我把她怎麼樣處置呢？

老太（狡猾地）把她怎麼樣處置？這可是得由你們自己決定，我不能硬作主張。譬如說：我現在叫你們把她處死，你們把她處死啦！可是萬一事後你們又反悔了呢？難道還叫我跟你們去打人命官司不成？所以怎麼樣處置我不能說，這得你們自己瞧着，應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守正 老太太，這就是你太過慮了！現在事已至此啦！難道說你還怕我會對這種無恥的子女有什麼姑息嗎？

方母（乘火打劫）是呀！老太太，你還何必多這份心呢？現在是我們對不起你，還不是你怎麼吩咐，我們就得怎麼做！慢說這是我們老爺的女兒，就是我，如果要幹下了這種該死的事，你只要說一聲：「把她大卸八塊了！」我們老爺也是會馬上就把我卸給你看的。（嬌笑作態）

守正（瞪了方母一眼）唉！

老太 你們的話雖都說得很好聽，不過這個責任究竟還是太太，也許就是一條人命的事，所以我還是不能說什麼話，我要先聽聽你們的。

守正 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呢？自己的女兒作下了這種醜事，還配有什麼話說，現在一切都是來聽你的吩咐了。只要你的氣能平了，只要能保的住你這寡婦院的名聲，你說要她死，我就馬上把她弄死，在你的面前絕不會有一絲一毫的猶疑。至於我個人，就是把她碎屍萬段了，我的氣也不會平的，唉！（又羞又氣的坐下去）

方母 老太太，我們老爺把話說到這種地步了，你總可以放心了吧？

守正 唉！家門不幸，一至於此，真是叫我死了也愧

見地下的祖宗。這個無恥的東西，把我的臉都丟盡了，把我們方家祖宗的臉也都丟盡了！唉！（咳嗽氣喘）

方母 （殷勤的勸守正背）老爺你也別儘生氣了！自

己的身體也要緊；爲了這種不孝順的子女，氣壞了自己，更犯不上了。反正事情總該有個辦法，高老太太也是個明白人，有話總講得通的。

守正 我恨不得馬上把這個畜生剝成了肉醬，不顧廉

恥到如此程度，丟了我們方家的臉，玷污了這神聖的寡婦院，還丟了人家吳家的臉，假如吳家知道了問起來，我有什麼話好去答覆人家？我有什麼臉好去見人家？這該死的畜生，我馬上就要她給我死！給我死！

方母 老爺，你先消消氣歇歇吧！我看頂好是把大小姐去請來再說，說不定她也許有她個道理哪！

守正 （生氣）寡婦偷人還有道理？你簡直在放屁！

方母 唉！我是在說，她也許有她個道理，你別跟我

光火呀！我又沒有去偷人，幹嗎？……

守正 住口！你以爲我這臉還丟的不夠嗎？你還在那兒

兒加油添醋的嘮叨不完。

方母 （觸着心病，於是翻了臉）瞧！這是怎麼說

…… 備必遊出 ……

# 無量油

主治 中暑感冒 傷風頭痛 時行痧疫 無名腫毒

內服 外用 奏效 迅速

每盒一元

上海萬國大藥房發行

福州路一八九號 電話四一八

山東路五二號 電話一八

同孚路三六號 電話二九

支店 福州路九三號 電話三七

店 廣西路四七號 電話七六

新光藥廠出品



的？真是一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完全是一番好意，倒說我加油添醋，其實女兒又不是我生的，好歹死活，跟我有什麼關係呢？她偷人又不是我教的，將來造了貞節牌坊也沒我的份，我全是爲你着想，怕氣壞了你。哇！這是從那兒說起！好心好意沒好報，這年頭好人真是作不得。

。（賭氣坐下）

守正（口氣緩和了一點）你還有完沒完？

方母（抓着理不肯放鬆）本來嗎！我這是何所爲呀！

！起大早跟你趕到這兒來叫你罵，我圖的什麼呀？我倒的那門子的靈呀！（爽性委曲的哭起來）

守正（無法只好軟下來）得啦！得啦！我已經夠受的了，你別再丟人啦！有什麼話回家去再說不成嗎？

方母（更委曲了）本來嗎！我……我這是何所爲呀！

！……我憑什麼……憑什麼挨你的罵呢？……我……我……我……

老太（看不過去）好啦！方太太別哭啦！方老先生

正在氣頭上，也不能怪他。現在我們還是辦正事要緊，我看也是應該把吳少奶請來，當面問問的對。（對內房喊）王媽！你去把吳少奶奶請來。

（女僕從內房門進，從左邊門出去。）

方母（餘怒未息，嘖嘖叨叨：）我這真是倒了邪霉

了！哼！要是我養的女兒幹出了這種事，我馬上用根褲帶也把她勒死了，不叫她再活着丟人。我這是爲什麼？也跟着挨罵，真倒霉！（撇着嘴坐在一邊不聲不響）

守正（嘆氣）唉！（暫時大家沉默，稍頃女僕進）

女僕 吳少奶奶來了！（將門開開，閃在一旁，三人

同時注視左邊門，潔玉在前，後邊緊隨奶媽及如珍。起初潔玉低頭而行，抵門口時才抬起頭來，看見守正等，臉上立刻變了顏色，驚惶萬分，拚命向後退縮，不肯進來。）

守正（命令）進來！（潔玉不肯動）進來！（潔玉

吃驚的預備逃跑，但被如珍及奶媽擋住，不得出去，於是滿臉惶恐，身體顫慄不已。）

守正（厲聲）進來！

如珍（在後推潔玉進來）玉姐，進去就進去，怕什

麼？（自己和奶媽也跟着進來）

守正（不識如珍）這位是……

老太 劉小姐，新送來的。

如珍（搶着說）我姓劉，叫劉如珍，是和玉姐同屋住的，我們是好朋友。

守正 哦……

如珍 (沒等對方答言) 我知道你是玉姐的爸爸方老先生，還有她(指方母)，是玉姐的繼母娘。(說完，翻了方母一個白眼。)

方母 (不舒服地轉過身去) 哼!

守正 (敷衍地) 好! 好! 你既都知道，那很好，現在對不住，劉小姐，請你可以出去了。

如珍 爲什麼要我出去?

守正 (耐著性解釋) 因爲我想要跟我女兒說幾句話。

如珍 (故意) 說什麼話?

守正 這是我們家的私事，你可以不必過問。

如珍 (有意搗亂) 爲什麼不許我過問?

守正 (不耐煩) 因爲這是我女兒的事，我要問她自己。

如珍 你女兒的事我全知道。

老太 什麼?

如珍 (得意地看了老太一眼，然後對守正:) 她的事我全知道，你問好了。

守正 (厲聲地) 我要問她自己，我沒要問你，請你出去。

如珍 (也大聲地) 我不要出去!

守正 (忍無可忍，更大聲地:) 請你出去!

如珍 (堅強到底，也更大聲:) 我偏不出去! (反



### 名國產 金山牌 大衆歡迎

高抽油 鎮江醋 滴江醋 美酒 金波 美酒 什景 醬菜

• 滋養豐富 • 品質精良 • 身體和味 • 馳名四方 •



家庭必備 每飯不忘

## 恒順醬醋廠

上海總發行所 愛文路三二號

分店：靜安寺 八仙橋 橫榔路

(電話) 八三三五五 三三九五七 三三三六六 六四七五

• 電話接貨 • 隨隨送

倒雙手叉着腰想湊過去。)

潔玉 (輕聲地) 珍珠! (哀求的示意叫如珍出去)

如珍 (不由得軟了下來) 好! 玉姐, 看你的面子,

我就出去。(走近潔玉) 不過你不用怕, 我就在

門外邊, 他們不敢把你怎麼樣的。(看看房中的

人, 然後大搖大擺的走出去。)

守正 (命令地) 周奶媽你也出去!

奶媽 (乞求地) 老爺您……

守正 (不容周說話, 指着門威嚴地:) 出去!(奶媽

只好看着潔玉, 戀戀不捨地出去。潔玉雖想拉住

奶媽, 但又不敢, 於是只好仍舊低着頭不動。)

老太 (命女僕) 王媽, 把門關上, (女僕關門) 到

裏屋去, 這兒沒你的事了。(女僕走進內房門去

了)

守正 (怒氣冲天, 咬緊牙關, 恨恨地走近潔玉:)

好! 你好! 你做的好事, 你給我死!(用力打兩

下耳光)

潔玉 (痛極) 啊! 爹!(閃躲着跪在地上)

守正 我再不是你的爹, 你也再不是我的女兒, 今天

你就得給我死! 我要你死!(預備再打, 被老太

攔住, 方母在一旁袖着手, 閃閃眼睛, 一絲不動

。)

老太 方老先生你先慢着, 只亂打一陣, 不是辦事的

方法。(拉開守正)

守正 我今天非把她活活打死不可, 這個不知廉恥的

東西, 把我的臉都丟盡了! 你說: 你怎麼敢這麼

大膽? 你怎麼敢這麼無恥? 你簡直忘了你自己的

身份啦! 我們方家是世代書香, 吳家也是官宦門

第, 你怎麼敢做出這種事情來? 你說!(拍桌子)

你給我說! 你這不知羞恥的東西, 我那一點虧待

過你, 你這麼跟我過不去?

潔玉 (痛哭不語)

守正 (拍桌大聲地) 你說, 我什麼地方虧待過你?

你這麼誠心毀我! 你給我說! 我要你給我說!(

把桌子拍得山響)

潔玉 (仍低頭痛哭)

守正 你毀的我這麼苦, 叫我今後還有什麼臉作人?

叫我拿什麼話去對吳家說? 叫我用什麼來賠償人

家這寡婦院? 你這沒心肝的東西, 不貞節, 不孝

順, 都集在你一個人的身上了, 你說: 你該死不

該死? 你該死不該死?

潔玉 (抬頭) 我……(欲言又止, 繼續痛哭。)

守正 哭! 你還有臉哭, 我非打死你不可!(揚手欲

再打)

方母（站起攔住）老爺！老爺！你可別再打了，回頭人沒打得怎麼樣，把你自已倒累壞了，就事大啦！好在大小姐人在這兒，又跑不了，你慢慢的問好了，用不着這麼着急。

老太 對了！事情總該有一個解決，只是打是沒有用的。

守正（退坐椅上）唉！真氣死我啦！氣死我啦！（搖頭嘆氣不止）

方母（笑嘻嘻走近潔玉，裝腔作勢的）：大小姐你也別哭了，有什麼話只管對你爹說，你自小是個聰明人，做事總該不會沒有道理，你既有這麼大膽子，作這種事，你一定也早有個打算。現在事情既然已經鬧穿了，依我看你還是有話直說的好，哭是當不了什麼事的。

潔玉（看了一眼，不理不睬，仍是哭。）

方母（也覺出對方的反感來，但仍裝作不懂，滿臉含笑的）：大小姐，我這可全是爲你好，你看你爹現在氣成這個樣子，萬一再氣出個好歹來，那你可以就更罪上加罪了。好在寡婦偷人你這又不是第一個，（見潔玉抬頭望望，厭惡地轉過身去，背對着她，於是含着冷笑，刻毒地）：唉！其實說句良心話，這也不能怪你，年紀輕輕的守寡，

本來就不是件容易事，第一得要看自己的人品，第二還得要祖上有德行，第三……

守正（聽不順耳）你還在那兒跟她囉嗦什麼？就叫她趕快給我死！

方母（冷笑着斜了守正一眼）哼！死？恐怕不見得那麼容易吧！如果現在肯乖乖的聽話給你死，當初也就不敢那麼做了。

守正 你……（忽然門被衝開，奶媽和如珍前後擁入。）

奶媽（氣極手指方母）你！你還有人心沒有？你！你……

如珍（亦逼近）你的心是什麼做的？這麼狠！這麼毒！這個時候了，你還火上加油，你是人不是人呀？

方母（不肯示弱）呸！半路上又出來了這麼兩個程咬金，怪不得大小姐胆子那麼大呢？原來是有這麼一老一小兩個好保駕的哪！

如珍 你少放屁！閉上你的嘴！我問你，她眼你有什麼深仇大恨，你這麼跟她過不去？她現在已經落到這種地步了，你還不肯放鬆，還直逼她，你是怕她死的不夠快嗎？

奶媽 我知道她死了，你就可以稱心了。

方母（翻臉）周奶媽，你這叫什麼話？她死不死跟我有什麼關係？又不是我叫她死，她自個做下了那種該死的事，她就該死，自作自受干我屁事。

如珍 既不干你的屁事，你還在那兒囉囉嗦嗦的放什麼屁？

奶媽 我早就知道你巴不得她早死，（指守正）還有你，（指老太）還有你，你們沒有一個有人心的。（抱潔玉哭）啊！我的可憐的孩子，別哭了，不用怕他們，要死我跟你一塊兒去死。

潔玉（哭出聲）啊！奶媽！

奶媽 好孩子，別怕，奶媽在這兒呢！要死我們一道死。

守正（氣極大叫）反啦！這簡直反啦！我用的底下人也敢來干涉我的事情了，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氣死我啦！

方母（白了如珍一眼）哼！不認識的人也來干涉你的事，才更豈有此理呢！

守正（粗聲地）劉小姐，這根本就沒你的事，請問你來幹什麼？

如珍 我來幹什麼？請問你來幹什麼？（雙手叉着腰，仰着頭，一付準備好打架的神氣。）

正守 我！（理直氣壯）我來辦我女兒的事。

如珍 誰是你的女兒？這沒有你的女兒。（指潔玉）

她是你的女兒嗎？她早就不是你的女兒了。剛才你自己也說過，你再不是她的父母，她再不是你的女兒，這沒有你什麼女兒，你來辦什麼事呀？

守正（氣得無話可說，只好對老太）還……這是什麼話呀！簡直不成話，簡直不成話。（大搖其頭）

老太（走近如珍）劉小姐，你這是怎麼啦？跟方老先生又不認識，怎麼可以這樣說話呢？這是他們方家的家務事，吳少奶奶是方家的姑小姐，作錯了事，當然要由他們方家的父母來處置，別人是不能參與的，這兒沒你的事，還是快點出去吧！

如珍 爲什麼沒我的事？（軟硬不吃，誰也不怕。）老太（忍着氣）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這是他們方家的家務事。

如珍 家務事？在寡婦院裏就沒有什麼家務事，在寡婦院的寡婦家裏的人早就死絕了，在寡婦院的寡婦家裏就沒有親人，沒有父母，要是有，她們也不會落到這兒來受罪了。（雖然起始時是氣憤填膺，但此刻也熱淚盈眶了。）

老太（氣極）這簡直越說越不成話了！出去！快點出去！

如珍 (反抗地) 我偏不出去！我要看着你們把她怎麼辦？

守正 我要活活把她打死。(撲過去打潔玉，但被奶媽擋住。)

奶媽 你打，你要打死她你先打死我，反正我也活不了多少年啦！我這條老命就跟你拚了吧！(跟守正扭在一起)

老太 (大叫) 反啦！反啦！我這寡婦院算完了，寡婦都造起反來了。出去！出去！王媽！王媽！(從內房出) 王媽，你快點把這姓劉的丫頭給我拉出去！拉出去！(王媽預備去拉如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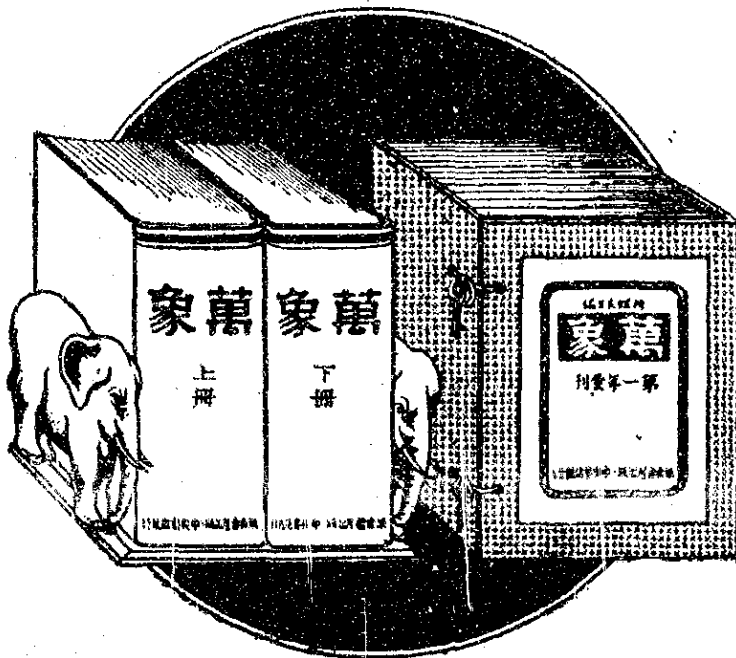
如珍 (大吼) 你敢！(倏然從身邊取出李大嫂曾用過的斧子，舉在手中：) 我看你們那一個敢動我一動？(全體呆住) 你們那個活的不耐煩了，只管來好了。(沒人敢動) 哈哈！原來你們也怕死啊！你們既然怕死，爲什麼要強逼着別人去死呢？寡婦再跟人要好，就是不要臉，就應該死，這是誰定下的規矩？爲什麼男人死了妻子可以再娶，女人死了丈夫就不許再嫁？這是誰定下的規矩？誰定下的規矩？(最後差不多是嘶叫了：) 你說！(指老太，老太無語。)

守正亦無語。(你也說！(指方母，王媽偷空從

陳蝶衣編 **萬象** 一月出一行銷遍天下！  
每册一册 每期三萬份！  
每月月底出版。每册定價五元。

——從頭看起，津津有味，全書三百萬言。

**萬象彙刊** 精裝兩巨册，四十元  
洋裝十二册，五十元



▲添印五百部，將來重金難覓▼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右邊門溜了出去。

方母（害怕地）我說？叫我說什麼？又不是我定下的規矩，我怎麼會知道呢？要是叫我定規矩，我就定寡婦愛倫多少人就偷多少人，暢開的來，我才不管呢！

如珍 你既然不管，那麼你到這兒幹什麼來的？

方母 我？（語塞）我是跟我們老爺一道來的。

如珍（轉向守正）那麼你說。

守正（僵住）我？我也不知道這是誰定下來的規矩

，（見如珍大笑，自覺失言，於是趕緊改口大聲

：）這是自古以來就定下的規矩。

如珍（追着問）自古以來，古的時候是誰定下的規

矩？

守正（理直氣盛）古的時候當然是古人啦！

如珍「古人？」呸！倒不如乾脆說是你們「男人」

，你們男人想盡了方法來欺侮我們女人，你們定

下了這種規矩，那種規矩，沒有一種規矩不是叫

女人吃虧，上當，倒霉，當傻瓜的，可是你們自

個却從來不守規矩。

守正 寡婦守節是一種至高至上的美德，怎麼可以說

是吃虧，上當，倒霉，當傻瓜呢？

如珍 既然是這樣，那麼我問你，你從前的太太死了

，幹嗎後來又娶這個女人呢？（指方母）你自己爲什麼不爲你死去的太太守寡呢？

守正（聞所未聞）什麼？我守寡？

如珍（點頭）噯！你爲什麼不肯守寡呢？守寡不是一種至高至上的美德嗎？那你當初應該給你的女

兒作一個好榜樣呀！

兒作一個好榜樣呀！

守正（無言回答）這……這……

如珍（不肯放鬆）你那末老，那末醜，還不肯守寡

呢！她（指潔玉）這麼年輕，這麼美麗，爲什麼

就應該守寡呢？

守正（感到毫無辦法，只好避不答覆：）這……這

簡直不成話，不成話。

如珍（不容對方逃避）如果她現在因爲不肯守寡應

該死，那你不是早就應該該死了嗎？

守正 我？我和她當然不同。

如珍 爲什麼當然不同？

守正 爲……爲……

如珍 爲什麼？你跟她不同樣是人嗎？同樣的不肯守

寡，爲什麼你就可以不死，她就非得該死？爲什

麼？爲什麼？

守正（無法回答，只好不答。）

如珍 有什麼？你說呀！女人死了丈夫，就應該守寡

做貞節烈女，可是男人死了妻子，爲什麼不肯守寡做貞節烈男，爲什麼？

守正 (張口結舌，窘態萬狀。)

如珍 你說呀！爲什麼世上只有貞節烈女，沒有貞節烈男？你說爲什麼？男女同樣是人，爲什麼女人就應該守這種規矩？男人就可以不守，爲什麼？

守正 (方寸已亂，不知所云。) 爲……

如珍 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守正 爲……爲……(想了半天)因爲你們是女人！

如珍 (縱聲大笑)哈哈！因爲我們是女人，女人就應該吃虧倒霉，女人就應該作貞節烈女，哈哈！女人就應該守這種不公平的規矩，女人就應該挨欺侮當傻瓜，哈哈！(指着守正)這就是你的理由，你們男人的理由。(舉起手中的斧子，拍的一擊，把桌上的茶杯打得粉碎。)我就偏要打碎了這種規矩，我就偏不肯受這種欺侮，看你們能怎麼樣？看你們敢怎麼樣？(堅強勇敢的站在當中，大家沒人敢動，忽然慰卿從外入，女僕隨在後面，見狀亦呆住，女僕趁勢又溜出右門外去。)

老太 (正不知所措，見慰卿入，大喜。)慰卿，你來得正好，看看，這都是你幹得好事，都是你害

戲劇家汪優遊仲賢第一傑作

# 惱人春色

十四萬言長篇小說

故事緊張 人物浪漫 富戲性

曾由國華影業公司攝製影片

◀ 好小說不厭百回讀 ▶

• 上兩下兩冊 • 實售八元四角 •



上海路四馬中  
中央書店發行



得我。

方母 (瞟了慰卿一眼) 呵! 原來這位就是高先生呀! 倒真是一品人才, 怪不得我們大小姐會看上了呢。(不住的上下打量慰卿)

守正 (向方母低叱) 你少囉嗦點成不成? (向慰卿) 你就是高慰卿嗎?

慰卿 (侷促不安) 不敢當, 我是的, 您是……

守正 我是方守正, 你跟小女潔玉的事情, 我都已經知道了。我跟令姑正在商量解決的辦法, 你來得正好, 我願意聽聽你的高見。

慰卿 我……我……(見潔玉在偷偷的望着他, 滿屋人的眼光都集在自己身上, 不由得慌亂起來, 於是支吾着:) 我不知道, 我……我沒有意見。

老太 (着急) 蠢東西! 你說呀! 你怎麼不說呢? 你說他女兒怎麼勾引你來的?

慰卿 (囁嚅地) 姑媽, 她沒有勾引我, 是我不好。

老太 糊塗東西, 事到如今, 你還替別人說話。

慰卿 真的! 姑媽, 是我自己不好, 不能怪別人。

老太 胡說! 天底下沒看見過像你這樣糊塗的東西!

慰卿 (低首閉口, 不敢言語。)

老太 虧你還讀書識字, 連個裏外都分不清了, 我白疼你了, 白養活了這廿多年, 臨了還是給我丟

人現眼, 早知道你是這麼個沒出息的東西, 餓死你我也不會掉一滴眼淚。去! 去! 給我快些滾出去! 少在這兒氣我。(慰卿低頭預備走, 但被珍珍攔住去路, 只好停步。)

如珍 高先生慢點走, 這兒還有事沒完呢! 你和玉姐的事到底怎麼辦?

慰卿 我(看看潔玉, 又看看老太。)我……

如珍 你應該拿個主意出來, 現在她的性命全攪在你的手裏了。

慰卿 這……這……

如珍 假如你要她, 馬上就帶她跟你走, 離開這兒。

慰卿 (望着老太) 這……這……

如珍 假如你不要她, 她就得「死」! 你聽清楚了, 她就得「死」!

慰卿 那……那……

如珍 她的死活, 現在就全憑你一句話了。

慰卿 那我……(望望老太, 話到唇邊不敢吐出來)

如珍 我先問你一句, 你究竟愛不愛她? (指潔玉)

慰卿 (望着潔玉楚楚可憐的樣子, 不禁點點頭。)

如珍 你既然愛她, 你能忍心眼睜睜的看着她死嗎?

慰卿 (搖搖頭)

如珍 你既不忍心, 那你就得要她。

慰卿 那我……

如珍 (逼着問) 你怎麼樣？

慰卿 那……那我(看着潔玉那種惶悚求助的眼光，深深地感動，於是大膽地：)我就要她！

老太 (跳起) 什麼？

守正 (同時) 什麼？

如珍 (放心了) 啊！你真好！謝謝你！高先生，玉

姐總算沒白跟你要好。

奶媽 (狂喜地) 高先生，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不

會像他們那麼狠心。

潔玉 (一往情深地望着慰卿，眼裏充滿着感激與歡欣。)

如珍 那麼你現在就帶她走，馬上離開這兒。

奶媽 走！我們就走！(對慰卿) 呵！菩薩一定會保

佑你的。(慰卿慢慢走近潔玉，忽聽見老太太呼，吃驚停住。)

老太 (厲聲) 慰卿！站住！你這昏了頭的，你想想你要幹什麼？高家不知怎麼會出了你這麼個不成材的東西，你用你的腦子好好想想，你要幹什麼？

慰卿 (害怕地) 姑媽，我……

老太 我不是你的姑媽，我沒有你這種不爭氣的侄子

。(氣憤憤地)

慰卿 姑媽，您……

老太 我苦熬了幾十年，就爲的給我們高家爭點光，長點臉，我吃苦受罪，從廿五歲就守寡起，直到現在，卅多年了才守出來的這個貞節牌坊，連本城的縣知事都來拜過，這縣城裏，那個人不尊敬我？那個人不稱贊我？只有你還不爭氣的東西，偏偏要給我丟臉，你想想看你要的是個什麼樣的人？她是個寡婦，她是個偷人的寡婦，你要了她，你將來還要不要作人？

慰卿 (低頭不語)

老太 你是討不到女人了，還是沒有女人要啦？非得檢人家的一個剩貨？一個寡婦？

慰卿 (痛苦地) 姑媽，您老人家別說下去了。

老太 你自個想想，你多媽死的時候，你才是個幾歲的孩子，要不是我辛辛苦苦的把你養活大了，你有沒有今天？我費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銀錢，培養你長大成，還不是指望你給高家增光露臉嗎？沒想到你是這麼個不爭氣的貨，什麼沒學會，倒學會了跟寡婦勾搭了。

慰卿 (哭泣)

老太 我這寡婦院，多少年來乾乾淨淨，清清白白，道縣城裏遠近左右男女老小，那個不知，誰人不

曉？現在全毀在你的手上了！這就算是你給我的

報答？這就是我養了你廿幾年得到的好處。（不

奶媽

（也急起來了）高先生，菩薩在上頭睜眼看著呢！你可不能昧了良心，我們姑奶奶的一條性命

就在你手裏了！她丟人現眼，挨打，受罵，可全

爲的是你，你得拿出你的良心來，不能對不起她

呀。

後，你還怎麼作人？你還有什麼臉去見人？誰還

慰卿（左右爲難）我，我啊！天哪！還是叫我快點

看得起你？誰能不笑話你？你怎麼對得起我？你

死吧！我要死啦！我要死啦！

怎麼對得起你死去了的父母？你怎麼對得起高家

方母（風涼地）哈！可好！又要多加上一條人命。

的祖宗？

如珍 高先生你既然死都不怕了，還有什麼爲難的？

慰卿（哭）

老太 高家祖上從沒作過什麼損德的事，不知怎麼會

出了你這麼一個不成器的子孫？如果你要這個女

你就不用姓高，改個姓還不是一樣活着，你們都

人，你馬上就給我滾，滾得遠遠地，一輩子也別

還年輕，只要肯吃苦，到那兒都可以活着，幹嗎

再見我，就只當我死啦！我也只當你死啦！（坐

你們彼此相愛就夠了，誰也管不着，你們倆的事

在一傍傷心地哭起來了）

應該你們倆自己作主，跟別人不相干，走好啦！

慰卿 姑媽，我……（痛哭出聲）

馬上離開這兒，誰也不能阻攔你們。

如珍（不耐煩）高先生，你別只是哭呀！你得說句

老太（站起來）我就要阻攔，慰卿你說你到底預備

話呀！

怎麼樣？是要這個女人還是不要？

慰卿 你讓我說什麼話呢？我，我啊！……

慰卿 我，我……（爲難地）

如珍 可是你總得拿定個主意呀！你別忘了這兒還有

方母 哼！這回倒難啦！我看哪！還是抽簽吧！抽着

一條性命抓在你手裏，是死是活，就等你一句話

要就要，抽着不要就不要。

守正 你少說兩句吧！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  
方母 正是好時候呀！眼看你就又要當老丈人了，恭

喜！恭喜！

守正 （毫無辦法）哇！簡直不像話！不像話！

如珍 高先生，你倒是說句話呀！

老太 慰卿，你說：你而是要這個女人，我馬上就死  
在你的面前，我不願意再活着丟臉，給人笑話。

如珍 （警告）高先生，你別忘了這兒還有一個人，  
也會馬上死在你的面前。

慰卿 （心像被絞上般的痛苦）我……我怎麼辦呢？

天哪！還是叫我死了吧！死了吧！

老太 如果你要她，我馬上就碰死。如果你不想叫我  
死，你馬上就告訴她說：你不要她！

慰卿 我……啊！姑媽你饒了我吧！饒了我吧！（跪  
倒地上）

老太 （拉起慰卿）要我饒了你，那你馬上去對她說  
你不要她。

慰卿 我……（昏迷地站着不動）

老太 （推慰卿）馬上去對她說你不要她。

慰卿 （像木偶似的慢慢走向潔玉，潔玉馬上惶恐起  
來，眼睛睜得大大地望着他。）

如珍 高先生，你拿點良心出來。

# 全國！名伶笈中秘本！

# 戲典

- 初集：五版出書——名戲百齣
- 二集：三版出書——名戲百齣
- 三集：再版出書——名戲百齣
- 四集：初印新出——名戲百齣

· 南腔北調人精心編著 ·

是：觀劇的良友！  
是：學戲的導師！

有說白，有場面，有唱句，有動作。

包括整齣戲劇，首尾完全不缺。

乃老伶工——秘笈中脚本  
非跑龍套——口頭上傳述

**最完全惟此戲典**

△精裝金字——巨冊裝訂▽

上海四馬路中**中央書店發售**

老太 對她說你不要她。

慰卿 (更走近潔玉，潔玉更惶恐。)

奶媽 高先生，菩薩在上頭看着呢！

老太 說：你不要她！你不要她！你不要她！

慰卿 (走近潔玉身邊) 玉！我……我對不住你！(轉身撲倒在老太足下) 啊！姑媽！

老太 這你總算還是高家的子弟，我沒有白疼你一場。

守正 (得意地望着大家，坐在椅上。)

守正 (撲向潔玉)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臉你都給我丟盡了！結果人家還是不要你，現在你就給我死！(潔玉像被宣判了死刑的犯人一樣，先是惶恐，後是呆定，最後是清醒，悲憤交加，痛哭失聲，急向左邊門奔出，方母拉住守正。)

如珍 (一口唾液重重地吐在慰卿臉上) 呸！你這個胆小的膿包！你到底還是你們高家的孝順子孫，怕髒了你姑姑的那個寶貝牌坊；玉姐真是瞎了眼，會看上了你。(一時找不出恰當的字眼來罵，只好住口不罵了。頓了頓腳，急從左邊門追潔玉出。)

奶媽 (指老太破口大罵) 你……你這老不死的閻王婆，萬世不得托生的閻王婆，你這輩子作寡婦，下輩子還得作寡婦，你輩輩得作寡婦，叫你作千

年寡，萬年寡……

老太 (氣極，跳起大叫) 反噫！真是反噫！王媽！王媽！老張！你們都來，快點把這幾個瘋子給我趕出院去，馬上把他們都給我趕出院去。老張！王媽！王媽！老張！你們快點來！

奶媽 (還是罵) 你們作孽損德吧！菩薩在上頭睜着眼睛看着呢！報應就在你們自己的身上。

老太 真氣死我了！氣死我了！王媽！老張！你們都死到那去啦！快點來把他們都給我趕出院去。

奶媽 你這絕子絕孫的老閻王婆，你們逼死了她，連你們高家自己的子孫也逼死了！你知道嗎？你這老不死的，她肚子裏已經有了孩子啦！有了孩子噯！(急急奔出去)

慰卿 (駭視)

老太 (同時) 什麼？

守正 (同時) 什麼？

方母 啊！又多加上了一條小人命！(王媽和老張從外邊急急忙忙奔進來)

王媽 (同時) 老太太，什麼事呀？

老張 (同時) 老太太，什麼事呀？

老太 什麼事？哦！哦！沒有什麼事，你們去吧！(大家懷疑地望着她，慢慢地坐下。)

幕落 (第三幕完)



四幕  
悲劇  
寡婦院

第四幕

[登場人物]

吳方潔玉	廿二三歲
劉如珍	十六七歲
周奶媽	六十歲
陳嫂子	四十餘歲
高老太太	五十餘歲
王媽	四十餘歲

【景】：與第二幕第一場同。

【時】：離開第三幕後約四個月，冬天的傍晚，外邊風在叫。

【幕】：潔玉疲倦地睡在床上，奶媽用小棉被等物包紮剛生下來不久正在啼哭着的嬰兒，如珍在忙着照看潔玉。

奶媽（包好嬰兒抱起放在潔玉身傍，帶笑地）看看你這大兒子吧！

如珍 玉姐，恭喜你作媽媽了！

潔玉（看着嬰兒又悲又喜，淚珠連串的滾下來，默無一言。）

奶媽 真是菩薩保佑，大小平安，回頭我……（門開，陳嫂子入。）哦！陳嫂子快來看看吧！這回

你可有紅蛋吃了。

陳嫂 啊！真的？這回可好啦！省的叫我再一趙趙的跑了，是個公子哥呀？還是千金小姐？（走近床去看）

如珍 是個又白又胖的大兒子。

陳嫂 是個小少爺，那好極了，剛才我聽見小孩哭，我猜大概是生了，我心裏就想哭的聲音這麼宏亮，八成是個男的，可不是真給我猜着了？是個小少爺，真好極了！真好極了！（急着走向門口，忽然停住：）我回頭再來（出去）。

奶媽 怎麼回事？急急忙忙的到那去了？

如珍 今天她有點奇怪。

奶媽 我也是這麼說，連這一趙算在內，今天她一共跑來九趟了，看樣子倒好像挺關心這孩子似的，一會跑來問問，一會跑來問問。

如珍 我看關心這孩子的恐怕不是她。

奶媽 那麼是誰呢？

如珍 你想呀！孩子生不生跟她有什麼關係？生下來頂多也不過是請她吃一頓抹抹饒嘴，也犯不着這

麼着急九趟十趟的跑呀！

奶媽 說的就是呢！

如珍 還有上次咱們鬧的那麼兇，看老閻王婆一開頭的那副神氣，你想她會肯叫咱們安安穩穩的過了這幾個月嗎？

奶媽 我也是老在納悶呢！心想上次那麼大鬧了一場，後來老閻王婆怎麼就會不聲不響的算完了呢？她向來不是那麼好說話的人。

如珍 所以現在大概要有什麼花樣來了。（不由得向床上望了望）

奶媽 （吃驚）你是說……（看了看床上的孩子，說不下去了。）

如珍 （裝作很坦然的樣子）也許不會的，這不過是我的猜想。（慢慢地走開）

奶媽 （跟在後邊）可是萬一她要是真的——

如珍 （轉身截斷周語）萬一這次她真的又要轉什麼壞念頭，那是她自找倒霉，反正上次打架，大家已經撕破了臉，這次更用不着客氣了。哼！看着吧！到底誰壓倒誰？

潔玉 （在床上輕輕地嘆氣）唉！

如珍 （走過來）玉姐，你幹什麼嘆氣呀！剛才看見大兒子還挺高興的。

奶媽 是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潔玉 （搖搖頭）

奶媽 那爲什麼呢？

如珍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應該快活一點才對！

潔玉 （軟弱地）我越想越怕。（欲泣）

如珍 怕什麼呀！玉姐：現在孩子也生下來了，等你身體一復原，咱們帶了孩子馬上就離開這兒，只要一走出了這寡婦院的大門，你就什麼也不用怕了！

潔玉 可是，老閻王婆絕不會輕易就放我們離開這寡婦院的。

如珍 她不放咱們也是走，她放咱們更是走，反正咱們是走定了，她能怎麼樣？再說我根本就沒怕過她，你以後也別再怕她了。沒人怕了她還對誰兇？只好對她那個寶貝牌坊去兇吧！

潔玉 不過從上次吵架起，我的心就一直吊着總放不下去。

奶媽 我也是的，老担着心過日子。

如珍 我就一點也不，俗語說的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她怎麼來咱們就怎麼對付，怕什麼？何必整天吊着心過日子呢？那多難過呀！

潔玉 可是誰知道她要怎麼來哪！

如珍 噯！這話倒也有理，可恨的就是不知她要怎麼

來，能事先知道一點就好了，要不找個人打聽打聽好不好？

奶媽 找誰去呢？咱們自己不能去，又沒人替咱們去

，萬一找的人不可靠，再引起老闆王婆的疑心來就更糟了！

如珍 對了，這個人倒是頂難找，找誰好呢？（在屋

中走來走去想了半天）有啦！眼前就擺着一個現成的頂合適的人，怎麼就沒想到呢？

奶媽

（同時）誰？

如珍 陳嫂子呀！

奶媽 她？靠得住嗎？

如珍 有什麼靠不住呢？老闆王婆絕對不會疑心她的。

奶媽 也許她不肯哪！

如珍 我想大概不會的，我們只要多送點魚呀！肉呀！給她吃就成了，她頂愛吃了。

潔玉 對了！她也許會肯的。

如珍 其實再說句良心話，她這個人除了嘴太饞是點毛病之外，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壞處。雖然有的時候愛多說話，不過也是有嘴無心，總之人還是好

人。

陳嫂 （從門外應聲而入）可不是嗎？我的劉小姐，

你這話可真算說得對了又對，對了又對，我就是這個人，一點也不錯！一點不錯！

如珍 你怎麼就知道是說你呢？

陳嫂 嘴太饞，有嘴無心，愛多說話，這不是我還有誰呢？

如珍 （笑了）幸虧我沒罵你，要不然全給你偷聽去了。

陳嫂 我要聽見是罵我，我也就不會進來了。（大家

全笑）我是特為回來給吳少奶奶道喜的。（向潔

玉拜了兩拜）吳少奶奶大喜！（又向如珍及周

劉小姐也大喜，周奶奶也大喜，大家全喜。（大

家還禮的姿勢各有不同，潔玉是睡在床上點了點頭，如珍是彎了彎腰，只有奶媽和她彼此對拜了

兩拜。）讓我看小少爺，（走近床邊）可不是

嗎？真是又白又胖，生來的福相，看睡的多好看多可愛呀！吳少奶奶，這可不是我嘴又饞了，您

添了這麼個大兒子，得多賞我幾個紅蛋才對。

如珍 你放心好了，紅蛋管你個夠，你只要有肚子裝，要多少有多少。

陳嫂 真的？



潔玉 (點頭) 真的。

陳嫂 (開心了) 那我先謝謝您。(又拜了兩拜)

如珍 還有，如果你肯替小姐再去作點小事，玉姐還要請你吃更多更好的東西呢。

陳嫂 作什麼事？吳少奶奶您只管說吧！平日我沒少吃您的東西，這回就是您不給我什麼吃的，叫我去替您作點事也是應該的。

如珍 怎麼樣？陳嫂子人是好人，我沒說錯吧！這幾句話說得多有血性，多有義氣！

陳嫂 (更開心了) 可不是嗎？人總該有點人性，誰待我好，我不會忘了的，吳少奶奶有事用的着我，如果我不答應那我簡直不是人了。

潔玉 (謙遜地) 陳嫂子，你這話說的太重了，其實我待你又有什麼好處呢？

陳嫂 好處還算少嗎？您知道我嘴饞，常常一整碗一整碗的菜呀肉的給我吃，還還不夠瞧的，在這院裏就找不到第二個像您這麼憐恤我的人來。就說，老太吧！我整天替她作事，也不過是等着吃她點剩下的東西，比起您來真是天差地遠了。

潔玉 我真不知道你把吃的看得這麼重。

陳嫂 嚶！您是自小家裏有錢吃喝慣了，那會知道我們這些窮人沒吃沒喝的苦楚呢？我說句不怕丟人

的話，我活到這麼大年紀了，就沒吃過幾次整碗的大魚大肉，小的時候在家裏，每逢過年才能見到點肉，可是得儘着爹吃剩下了，才輪得到我吃。長大了出了嫁，偏偏又嫁了個窮光蛋，一天三頓飯都得怪發愁的，那還敢想吃什麼魚呀肉的。後來窮光蛋死了，給我留下了一屁股的飢荒，把他那些破家當都賣了，還不夠還人家的。我呢？簡直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更難了，所以後來我一想，乾脆到這寡婦院裏來作貞節烈女，一來名聲說着好聽，二來最要緊的是每天三頓飯有了着落，不至於餓肚子了。(嘿嘿地笑起來了)

如珍 (笑) 那麼說你到這寡婦院來是爲了餓肚子，不是爲了守寡呀！

陳嫂 (難爲情地) 嘿嘿！可不是嗎？不怕你們見笑，我那是到這兒守什麼寡來了，我真是到這兒混吃喝來了。

如珍 啊！(大家都笑了) 可是你這未免太看不起那貞節牌坊了。

陳嫂 其實說，就算守出個貞節牌坊又能怎樣呢？看着是一座大石頭架子，咬又咬不動，啃又啃不動，不能吃不能喝的有什麼用處呢。

如珍 照你這麼一說，貞節牌坊簡直還不如一碗肉了

呢。

陳嫂 可不是嗎？一點不錯，一點不錯！（點頭不止）

奶媽 這話要是叫老闆王婆聽見，她馬上就得叫你滾蛋。

陳嫂 （乖巧地）當着她的面，我自然不會這麼說了，我又不是傻瓜，幹嗎跟自個的肚子過不去呢？（又笑了）

如珍 陳嫂子，你剛才急急忙忙走了，是不是到老闆王婆那兒去了？

陳嫂 可不是嗎？今天從吳少奶奶這兒一有信要生子起，她就逼着我一趙趙的來打聽，幸虧是這位小少爺也憐恤人，生出來的快，要不然也許真得要跑斷了我這兩條腿呢！（想起來了，於是趕緊坐在椅上，用手揉着腿。）

奶媽 你倒願意替她跑？

陳嫂 有什麼法子呢？不願意跑也得跑，王媽事情多沒有空，老張跑進來不方便，還不就輪到我啦！誰叫我吃她的飯呢？講不了就得聽她的。

如珍 你知道她這麼關心孩子生了沒有，是什麼意思嗎？

陳嫂 我怎麼能知道啊！她老人家肚裏的事沒有人能

知道。

奶媽 你從她口氣裏沒聽出點什麼來？

陳嫂 什麼也沒有，她除去叫我作事的時候跟我說幾句話，平時她那肯跟我多說話呢。

如珍 那你剛才去告訴她孩子生了的時候，她說些什麼沒有？

陳嫂 也沒有說什麼，就只笑了笑說：「沒事了！你去吧！」我就出來了。後來我聽見她叫老張，我也沒管就到這兒來了。

如珍 叫老張……

奶媽 叫老張幹什麼呢？

潔玉 珍妹你到這兒來。（如珍走過去，潔玉低低地告訴她一些別人聽不見的話，如珍點頭又走過來。）

如珍 陳嫂子，你剛才不是說願意替玉姐作點事嗎？現在正有點事求着你了，不知你肯不肯？

陳嫂 （爽快）那選用問？什麼事您只管說吧！

如珍 玉姐想托你去打聽打聽老太叫老張幹什麼。

陳嫂 這個我當然知道，劉小姐，您放心好了，反正你去的。

我只有幫吳少奶奶的份，絕不會幫着她就是了。

(出去)

奶媽 (出乎意外) 沒想到饞嘴貓倒頂爽氣的。

如珍 這也是平日玉姐待人好的緣故。

奶媽 這麼看起來菩薩是有眼睛的，叫好人得好報，

待會我得給菩薩燒香磕頭去，多謝他保佑。

如珍 奶媽，你這「菩薩有眼睛」，就跟陳嫂子的「

可不是嗎」一個樣，整天不離口，從早晨到晚上

，不知要說多少次。

奶媽 噯！劉小姐快別這麼說吧！菩薩聽見會生氣的

，那能拿菩薩跟饞嘴貓比呢？真是罪過！真是罪

過！

如珍 (微笑) 好好！奶媽你別着急，我不說了，回

頭叫你又得去跪半天燒香磕頭的給菩薩陪罪，我

心裏也不忍，咱們還是說點別的吧！啊！我還忘

了，(走到自己的床頭，拿出一件小衣裳) 你看

看這件小衣裳，我作的怎麼樣？够厚不夠？

奶媽 (用手摸摸) 足夠厚了！劉小姐你真太好了！

爲了這孩子，把你那麼好的一件衣裳給剪成這麼

小了。

如珍 一個新出世的小孩子，那能沒幾件新衣裳穿呢

？可恨是在這兒，只好拿大衣來改改穿了，不

然我一定多買幾件更好看的衣服來給他穿呢！玉

姐你看看好不好？

潔玉 好看極了！謝謝你！

如珍 瞧！玉姐你怎麼跟我客氣起來了！難道作了媽

媽人也變樣了嗎？

潔玉 (無語的) 笑了笑，憐愛的看着懷中的嬰兒。

奶媽 可不是，劉小姐，將來你要是作媽媽也會變樣

的。

如珍 我恐怕這輩子永不會變樣的了，因爲根本就

沒打算將來作媽媽。

奶媽 不打算也是一樣，只要將來嫁了人，自然就會

作媽媽的。

如珍 將來我就沒打算嫁人。

奶媽 不嫁人？那爲什麼呢？

如珍 (反問) 爲什麼非得要嫁人呢？

奶媽 因爲，因爲……(說不出理由來)

如珍 (笑) 啊！奶媽別着急了，我所以不嫁人是怕

再當寡婦啊！

奶媽 (也笑) 劉小姐，你老忘不了說笑話。(停了

一下) 唉！其實要不是有每天這麼說說笑笑的

，她(指潔玉)不早哭死也早愁死了，那能過的

下這四個多月來呢！

如珍 不過雖說有我，她這四個多月的日子也夠受的了，就是奶媽你，看上去也好像老多了。

潔玉（輕輕嘆口氣，翻身向內：）唉！

奶媽（看看潔玉，拉如珍到一邊：）過這種日子怎麼能不老呢？每天擔心着他們（指外邊），不知道還要出點什麼花樣，每天還得擔心着她（指潔玉），也再出點什麼花樣，上次要不是幸虧劉小姐你來得快，那一大碗耗子藥都喝下去，小命不是早沒了。

如珍 奶媽，真是太苦了你啦！難爲你這麼大歲數的人，還得每天提心吊膽的過日子。

奶媽 現在我總算放下心了！自從這孩子一生出來，我心裏這塊石頭就落地了！以後有這孩子絆住她，就不要緊了。

如珍 但願如此就好了。

奶媽 不過雖說她這條心我算放下了，可是他們那兒（指外邊）我還是放不下去。

如珍 你說老閻王婆他們。

奶媽（點頭）還有我們老爺哪，我也總不相信就會這麼算定了的。

如珍 剛才我說過了，事情已經鬧成這樣了，還怕什麼呢？只有跟他們硬拼到底。

奶媽 可是她（指潔玉）又不是那麼硬的人呀！

如珍 噯！我也總覺得玉姐她人真是太軟弱了，上次幹嗎一定要尋死呢？高樹卿既是那麼沒出息，更犯不上爲他死了。要是我呀，我就去把他弄死，我自己也不死，他們越要我死我偏不死，看他們能夠怎麼樣？

奶媽 唉！（指潔玉）要有你一半硬就好了，她就是人太軟了，所以處處吃虧。

如珍 玉姐是個好人，也是個老實人，所以他們才敢這麼欺侮她，你看他們就不敢欺侮我，上次我跟他們那麼大吵大鬧了一場，他們又怎麼樣了？還不是頂多把我爸爸找來罵了我一頓完事。其實他罵他的，我是左耳朵進去右耳朵出來，滿沒放在心上。從前也許我還有點怕他，可是自從玉姐這回事發生了以後，我完全看明白了，如果我要還怕下去，結果也會變成跟玉姐一個樣，我那個爸爸跟她那爸爸差不了多少，不然也不會把我送到這來了。

奶媽 也不知道當爸爸的幹嗎都這麼欺侮女兒？

如珍 那是爲了當女兒的都太聽話了，爸爸說什麼是什麼，叫怎麼就怎麼，就說玉姐吧！假如她當初不聽她爸爸的話，去嫁給那個要死的癆病鬼沖什

麼喜，那會那麼快就當了寡婦，落到這兒來受罪呢？

奶媽（嘆息）噯！這話說的真是一點也不錯。

如珍 再說李大嫂吧！服服貼貼叫人送到這兒來了，苦熬了十幾年，還是受不住，結果死的那麼慘，那麼可憐，可是她們家的人呢？掉過一滴眼淚嗎？還不是把喪事反倒當喜事辦的高興起來了。李大嫂爲了他們家吃苦受罪當寡婦，一直到死，他們家給了她點什麼呢？說過一句感謝她的話嗎？

奶媽 唉！真是的。

如珍 還有，再說我自己吧！也不知道我爸爸看上了，一個什麼樣的人，就說算是我的丈夫，那個人我根本就沒看見過，我也不認識他到底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禿的瞎的，癩的拐的，我一點也不知道，後來他又說，那個人死啦！叫我爲那個人守寡；並且還說了一篇大道理，說什麼我的命不好，未嫁先寡，將來一定沒有人肯再要我，所以非得要把我送到這兒來不可。其實那人活着的時候，是我爸爸看上的，人活着按理應該算是我爸爸的丈夫，死了應該我爸爸來守寡，爲什麼硬要套在我頭上呢？還怪我命不好，我跟那個人有什麼關係呢？根本當初就沒我的事，可是現在受罪

却叫我來受，天底下還有比這個再不講理的嗎？

奶媽 唉！……

如珍 所以我現在看得清楚極了，這些都怪我們太聽話太軟弱了，所以他們才敢這樣欺侮我們，如果我們不再聽話，不再怕他們，他們照樣也軟了。看！上次的事不就是個好例子，他們又把我怎麼樣了？

奶媽 這可倒是真話，神鬼怕惡的，上次給你那麼一鬧，把他們都嚇唬住了，連我們老爺一向出名嚇唬人的人也給你嚇住了。噯！是不能再怕他們了，越怕就越怕，怕到那天才完呢？

如珍 對啦！奶媽從現在起你就別再擔心害怕了。

奶媽 我不啦！

如珍 那麼好！等玉姐的身體好了我們就走，離開這寡婦院。

奶媽 我們就走，（忽然想到）可是萬一真像她（指潔玉）說的老閻王婆她們不放我們走呢？

如珍 那我們就打出去，李大嫂的那把斧子還在我這兒呢！他們不放我們走，我們就用斧子劈他們，你忘了神鬼怕惡的了，他們一害怕，就放我們出去了。

奶媽 不過，上次李大嫂用斧子劈了半天，也還是沒

出去。

如珍 她只是一個人，我們有三個人，當然不同了。

奶媽 對了！人一多就好辦事了。

如珍 人一多他們就打不過咱們了。

奶媽 但願菩薩保佑，只要一出了這個大門，就……

（陳嫂急急忙忙推門入）陳嫂子你回來了！

陳嫂 回來了！

如珍 打聽來了沒有？

潔玉 （掙扎着坐起來，注意聽她說什麼。）

陳嫂 打聽來了，老太太叫老張去請方老太爺去了。

潔玉 （大驚）什麼？我父親！

陳嫂 可不是嗎？正是他老人家，現在人已經來了。

潔玉 （害怕起來）啊！

奶媽 （也着急起來了）請他來幹什麼呢？

如珍 是不是爲玉姐生了孩子的緣故？

陳嫂 正是爲這個，老太太才派老張去請的，說吳少奶

奶生了小少爺，請他老人家來一趟，有話說。

潔玉 （害怕地）奶媽！奶媽！（周走近床邊，潔玉

一把拉住不放。）

奶媽 （拍着潔玉肩）孩子別怕，奶媽在這呢。

如珍 他剛來嗎？在那呢？

陳嫂 剛來，跟老太太在客廳裏說話呢，把門關的緊緊

的，我想偷聽兩句都聽不見。

如珍 看這情形是真的又要出什麼花樣了。

潔玉 （抱緊孩子）那我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如珍 （嚴肅地）玉姐！現在可真是你該拿點勇氣出

來的時候了，只是害怕是不中用了。

潔玉 （無限的惶恐）可是我又怎麼能鬥的過他們呢

！（哭）

如珍 鬥的過也得鬥，鬥不過更得鬥，玉姐不要再怕

了，有我跟奶媽在保護着你呢！鼓起勇氣來去跟

他們拚吧！爲了你自己，爲了你的孩子，你絕對

不能再害怕了，振作起來，等着他們，只要你有

膽子，他們是不敢把我們怎麼樣的。

潔玉 第一他們還像上次那樣……（哭得像個淚人似

的）

如珍 只要你不怕，情形自然就會不同了。

奶媽 萬一他們真還像上次那麼逼人，那我就拼死了

我這條老命，我也不許他們碰一碰你們娘兒倆，

你放心吧！

陳嫂 可不是嗎！吳少奶奶有到劉小姐和周奶奶在旁

邊，用不着害怕，您只管放心吧！再說就我看也

絕不至於跟上次那樣了，因爲就算不顧您，也應

該看在小外孫的面上，不會那麼忍心了。

潔玉 但願能那樣就好了。(抱着孩子不肯放手)

陳嫂 噯！其實這值老爺子的心可也真叫想不開的，如果上次就叫吳少奶奶嫁給高先生，郎才女貌的，不是正好一對嗎？現在又抱上小外孫了，白白胖胖的，看着多開心呀！那個時候偏偏不肯，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打的什麼算盤，這麼算不開賬。

如珍 哼！這輩子也許他再也算不開這賬了。

陳嫂 按說老太那天也不對，如果她不那麼要死要活的逼高先生，事情也許還能有個成兒，高先生人是好人，只是太軟了一點，什麼事都得聽太太的，從來不敢違背，就是這回臨走還跪着求太太要見吳少奶奶一面，可是老太一定不肯，只好哭着走了。

潔玉 (又傷心得淚如雨般的落下來) 嗚……

如珍 (想想餘怒未息) 哼！那個膽小的膿包，就只會跪在他姑姑腳底下哭，此外他什麼也不敢作，沒出息的東西，早就該滾！

陳嫂 也是怪老太心太狠了，換了別人也早軟下來啦！俗語說「寡婦心狠」，真是一點不錯。

潔玉 (哭得更傷心了)

奶媽 (示意陳嫂再說下去了) 陳嫂你只管罵別人，可忘了你自個也是寡婦了。

陳嫂 我？我？

如珍 對了！還有這屋裏的人也都是寡婦呀。

陳嫂 (窘) 這……這屋裏的人都不算在裏頭。(大家

家都笑了，只有潔玉低着頭，但停住了哭。)

！我就是這麼個有嘴無心的人，說起話來常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真沒辦法，我看我還是想法去偷聽聽他們說什麼吧！省得在這兒胡說八道的氣人。(站起來預備走，忽然門開，女僕入。)

陳嫂 我是給吳少奶奶來道喜的，正要走，你就來了

。(說着就走向門口，轉身有意大聲地：) 吳少奶奶我去了，待一回我再來跟您討紅蛋吃啊！

奶媽 (會意地) 好！你待一回來好了，準有你的紅

蛋吃。

陳嫂 好！一會兒見。(出去)

如珍 王媽你幹什麼來了？

女僕 劉小姐，老太太請您去一趟。

如珍 (奇怪) 請我去幹什麼？

女僕 不知道，只說請您去有話說。

如珍 這倒奇怪了！有什麼話跟我說呢？(思索一下)

好！玉姐我去去就來，也許是爲你的事，因爲你不便走動，所以叫我去，我去看看馬上就回來

。(走到門口) 說不定會給你帶來好信呢！(含

著笑走出，女僕隨後亦去。

潔玉（担心地）老閻王婆叫她去幹什麼呢？

奶媽 好在劉小姐人有心眼，大概總不會吃他們的虧，要不我也跟去看看好不好？（將要動身）

潔玉（急忙拉住）不！奶媽，你別再去了，如果你們都去了，只留下我一個人我更害怕了，現在我的心就直跳，我老害怕今天又要出什麼事，要不幹嗎請老爺來呢！

奶媽（安慰地）別害怕那些了，你還是躺着好好歇歇吧！剛生產過的人是不宜於多胡思亂想的。

潔玉 奶媽，我越想越怕，奶媽他們也許是打我這孩子的什麼主意吧！要是真是那樣……（又傷心起來了）

奶媽（打斷她的話）也許不會的，你別再想那些個了。

潔玉 啊！如果他們真是打我孩子的主意，那我就是死，現在我什麼也沒有了，就只有這個孩子，這孩子就是我的命。（抱緊孩子不鬆手，像怕被人搶了去似的。）

奶媽 別說話了，看累著；也許不會的，你還是安心地養養神吧！你看這孩子睡得頂香的，別弄醒了他，還是放在床上叫他睡吧！

潔玉（抱得更緊了）不，我不放下他，我害怕，他們也許會把我的孩子搶去呢。（外邊風聲漸大）

奶媽（哄孩子似的）不會的，你還是……（門開開，陳嫂滿臉緊張，氣喘喘地跑了進來。）陳嫂子怎麼樣？

陳嫂 真是大事不好了，劉小姐給他們關到小屋裏去了，老太把她騙進去以後，就把門鎖上了，我着也不敢幹什麼，等老太走了以後，我想開開門把劉小姐放出來，可恨我又沒鑰匙，劉小姐說她床底下有把斧子，叫我快點給她拿去，她好想法把門劈開了出來，周奶奶你知道那把斧子嗎？劉小姐在等着呢！（來不及換氣似的一口氣說下來了）

奶媽（急從如珍床下把斧子拿出來授陳）在這兒呢！（陳接過斧子就走）陳嫂，你還聽見他們說什麼來著？爲什麼要把劉小姐關起來呢？

陳嫂 我就聽見老太說怕劉小姐斃命。（走到門口）還有呢？（聲音顫抖地，連自己都聽不清楚了。）

陳嫂（指指孩子）孩子！（急急出去了）潔玉（又急又怕）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我真不要活了。（哭）



奶媽（強作鎮靜）你先別急，頂好先找個地方，把這孩子藏起來，等劉小姐一出來，咱們人多了就不怕了（滿屋亂轉找地方）

潔玉（抱緊孩子）啊！我的孩子，你就是我的命！我的命！（用嘴亂親嬰兒面，嬰兒啼哭，忽然老

老太與女僕從門外衝入。）

老太（指揮女僕）把孩子抱走！（女僕去抱嬰兒，

潔玉死命不放，奶媽亦上前極力阻攔。）王媽！

你把這老婆子拉開！（女僕拉奶媽，奶媽拚命掙

扎，但是敵不過女僕，所以被拉到一邊去了。老

太向潔玉懷中去搶嬰兒，嬰兒啼哭不止，潔玉抱

緊不放，老太用力再奪，潔玉終因產後無力，嬰

兒被奪去，於是放聲悲叫：「還給我！還給我！

孩子是我的，還給我！還給我！我的孩子！」奶

媽被女僕攔住不得脫身，亦大聲疾呼：「強盜！

強盜搶人啦！搶人啦！」老太見嬰兒到手，狞笑

：「什麼？孩子是你的？孩子是高家的種，應該

歸高家。」抱嬰兒急去，女僕亦放開奶媽隨後出

去，門外傳來嬰兒遠遠地啼哭聲，潔玉肝腸寸斷

，一慟暈倒床上。奶媽先預備追去，見潔玉暈倒

，於是急忙奔到床前，將潔玉扶起）

奶媽 孩子！醒醒！醒醒！（見潔玉不應，放聲悲啼

：）孩子！你醒醒！要死也得咱們一塊去死，別只留下我，孩子你醒醒！（正忙着亂弄潔玉，如珍從外提斧，急急奔入。）

如珍（見狀驚駭）什麼事？什麼事？（將斧子放桌上）

奶媽 暈了！急暈了！你快倒碗水來。

如珍（倒水授奶媽）爲什麼呀！

奶媽（先顧不得回答）你先搬開她的嘴，我給他灌

下去。（如珍搬開潔玉嘴，奶媽灌水。）喝下去

了！大概不要緊了！

如珍 玉姐！玉姐你醒醒，玉姐！你醒醒！（幫着搖

玉身體）

奶媽 孩子！你醒醒！醒醒！（用手按摩潔玉胸口）

潔玉 漸漸地醒過來，哇的一聲哭出來。）哇！

如珍 好啦！好啦！醒過來了。玉姐！玉姐！

奶媽 謝天謝地，總算菩薩保佑，菩薩保佑。

潔玉（放聲痛哭）嗚嗚……

奶媽 孩子！孩子！別哭了！奶媽在這呢！我就去跟

他們要回來，別哭了。

如珍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奶媽 那個絕子絕孫的老閻王婆，把孩子給搶了去了

如珍 什麼？（才注意到床上的孩子不見了）

奶媽 我又打不過他們，她在產後又沒氣力，所以活生生的硬叫他們把孩子給搶去了。

如珍 （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們把我騙了去鎖在小屋裏，原來他們是按的這個心，搶孩子！哼！搶！

奶媽 是呀！她看見孩子給他們搶去了，就急暈了。

如珍 （咬牙）搶！好！搶就搶，奶媽你別急，他們能搶得了去，我們就能搶得了回來，奶媽，咱們就去跟他們搶去，看誰搶的過誰！

奶媽 對！就去搶去，（對潔玉）孩子，你別再着急了，我跟劉小姐就去給你搶回來。

如珍 玉姐別哭了，我們一定給你把孩子搶來，他們不給（看看桌上的斧子，拿在手中。）絕不會跟他們善罷干休的，玉姐你好好的等着吧！奶媽咱們現在就去。

奶媽 好，咱們現在就去，拚死了我也得把孩子給你搶回來。（於是如珍在先，奶媽在後，同時出去。）

潔玉 （哭了一陣，忽然聽見遠遠傳來外邊爭吵咒罵的聲音，忍不住大聲叫起來：「還我孩子！還我孩子！孩子是我的，是我的。」但是除去外邊爭吵的風聲以外，沒有任何應聲，於是鼓起最大的

勇氣來，翻身下床，掙扎着奔到門口，開開門預備出去，不料門外狂風怒吼，飛砂走石的吹了進來，潔玉雖極力掙扎，終於不支倒地，稍頃才慢慢地爬起來，想試着再出去，但是試了幾次，都被風吹了回來，最後知道是無望了，於是萬念俱灰，跌坐在椅上，伏桌大慟：「完了！什麼都完了！」哭了一陣，忽然想到了什麼，抬起頭注視食櫥，若有所得，稍微思索一下，立刻就決心的走到食櫥邊，從抽屜中取出多包毒耗子藥來，統統倒入茶杯中，加水喝下，然後又慢慢地掙扎着走回床邊，從衣櫃中取出第二幕第二場時戀卿所贈花盆，將花取出戴在頭上，再慢慢摸到窗前，將窗推開，望空而語：「戀卿，你說過我戴上了這花就不是寡婦了，現在我到底不是寡婦了。」說到最後時，已覺很費氣力，等轉身想回到床上去時，只走到中途，就倒在地上不動了。窗外的風聲漸漸小下來，由怒吼而變成低鳴了。舞台上暫時靜寂無聲，片刻陳嫂從外進。）

陳嫂 吳少奶奶，我告訴你，劉小姐和周奶奶把老太的窗戶都打破了，老太把門關的嚴嚴的，怎麼也不敢出來，這回也許能把孩子給搶回來了。（一路說一路走進來，看床上不見潔玉，四下找才發

見躺在地上。」咳！吳少奶奶，您這是怎麼了，幹嗎躺在地下呀？（不見回答，於是走近去摸了一下，大駭跳起來就向門外跑，大聲喊：「劉小姐周奶奶，吳少奶奶不好了！不好了！」急急奔出。稍頃和如珍奶媽又一同奔回，進門後，奶媽就直撲向潔玉，抱起來拚命搖弄，但已回生無術了。）

奶媽（只得抱住潔玉嚎啕大哭）啊！我的孩子，我的苦命的孩子，你到底給他們害死了啊！菩薩也瞎了眼啦！菩薩也瞎了眼啦！不保佑好人，嗚嗚……（如珍亦痛哭出聲，陳嫂子在了一邊也直擦眼淚，窗外的風聲似乎也在陪着低低的哀鳴，最後還是陳嫂子先開口。）

陳嫂 周奶奶劉小姐，別哭了，人死不能復生，哭也沒用了，還是料理後事要緊，我看先把吳少奶奶抬到床上去吧！老放在地下是不成的。來！劉小姐幫幫忙，幫我把吳少奶奶先抬到床上去再說。（如珍停住哭，和陳嫂把潔玉從地上抬起放在床上，陳嫂用棉被將潔玉從頭到腳都蒙上！奶媽只是像木偶般的跟在後面。）周奶奶，真的別再傷心了，人死啦就是上天了，像吳少奶奶這麼好的人，上了天一定會享福的，省得在這兒受罪，可

不是嗎！好人都沒長壽，像吳少奶奶這麼好的人當然要死的早啦！奶媽別再想她了，還是保重自己的身子要緊，我到前邊告訴老太太一聲去，她要是知道了也許會後悔。咳！這麼好的一個人，會死的這麼慘。（邊說邊走出門去）

奶媽（失魂落魄的對潔玉屍尸呆望着，不動也不響。）  
如珍（沉默有頃，毅然決然：）奶媽，這寡婦院我一會也不能再待了，我決定馬上就離開這兒，玉姐她也死了，我更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更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

奶媽（怔然）她死啦！到底給他們害死了。  
如珍 所以我決定要走了，他們害死了玉姐，害死了李大嫂，害死了很多人，但是他們害不死我，我不願意像她們那麼懦弱，等着叫人擺弄，我就走，奶媽你也跟我一塊兒走。

奶媽 一塊兒走？可是她（指潔玉，唏噓地：）却不能走了。

如珍（黯然）是的，可惜她不能走了。  
奶媽（惘然）她不能走啦！我還走幹什麼呢？  
如珍 你不走留在這兒幹什麼呢？玉姐現在已經死啦。  
奶媽 她死啦！她已經死啦！我我……（泣不成語）

如珍 她死啦！你留在這兒也沒事了，還是跟我一塊走吧！

奶媽 （木然無表情）走！走！跟你一塊兒走。（又

向潔玉屍體呆望著）

如珍 對！跟我一塊兒走。（說着就動身）我就去把小角門的鎖打開，從那兒出去，走後門碰不見人，你把東西收拾收拾，我把鎖打開了就來。（拿了斧子走出）

奶媽 （茫然地自言自語）走！走！我還往那兒走呢？

我還走幹什麼呢？（掀開一角被頭望着潔玉臉）孩子，他們到底把你害死了，害死了你我還活着幹什麼？他們不讓你活着，（忽然像想到了復仇的辦法，咬緊了牙關點頭：）好！我也不讓他們活着。（倏地站起）孩子，你等着好了，我就去給你報仇，我就去給你報仇！（毫無疑懼的急急奔出，不久如珍滿臉興奮的奔了進來。）

如珍 奶媽，快點！小角門上的鎖給我打開了！後門

也開了！咱們快點走吧。（發覺奶媽不在）奶媽

！奶媽！你在那兒哪？奶媽！（滿屋找，忽然見門有人推動，以為是奶媽，於是抱怨着走上：）

哦！奶媽，你到那兒去了，叫我好找。（門開開，陳嫂只伸進個頭來）啊！陳嫂子，原來是你，

我以為是奶媽呢。

陳嫂（全身進來）可不是嗎，正是我，我聽見你直叫

奶媽奶媽的，以為周奶奶也怎麼樣了，嚇的我倒有點不敢進來了。

如珍 （焦急）陳嫂子，你剛才看見奶媽沒有？

陳嫂 沒有見呀！

如珍 也不知道她到那兒去了。（大聲叫）奶媽！奶媽！

陳嫂 （就心地）大概不會出什麼毛病吧？我幫你找

找去。

如珍 對了！陳嫂子最好你幫我找找，我就心她會出什麼事，玉姐這一死，給她的打擊太大了。

陳嫂 可不是嗎？一個人太傷心了，什麼事都會做出來的，我到前邊院子去找找，你最好到後邊院子去找找。

如珍 好的！（兩人同時出門，左右分頭走開，不久

奶媽滿眼兇光，一腔怨恨，自言自語的回來了）

奶媽 （喃喃地）不叫我們活，也不叫你們活，要死

大家一塊兒死，（走進向潔玉）孩子，我給你報仇了，你安心的等着吧！馬上他們也就跟着你去

了，一個也逃不了，（遠遠地傳來如珍呼聲：）奶媽！奶媽！於是走去把門栓上，再走向窗口預備

關窗，忽然窗外如珍的聲音先遠後近，像是奔到了窗下：「哦！奶媽，急死我了，你剛才到那兒去了？各處都找不到你。奶媽，咱們快點走吧！小角門和後門上的鎖都給我打開了，這回這把斧子可真有用處。奶媽，咱們現在就可以走了。」奶媽對窗外：「劉小姐，你一個人走吧！我不走了。」語畢，不待答覆就關上了窗戶，走到潔玉屍旁坐下，窗外如珍急燥的大呼：「奶媽！奶媽！你不走留在這兒幹什麼呢？還是跟我一道走吧！」奶媽充耳不聞，靜坐著像個泥胎菩薩似的，一動也不動，忽然另外有人大呼：「火！火！廚房著火了！快點呀！著火啦！」跟著又另外有人呼喊：「不好了，廂房和上房也都著火了！快救命呀！著火了！整個寡婦院都著火了！救命呀！救命呀！」奶媽彈笑：「燒死你們，都燒死你們。」窗外如珍更大聲呼：「奶媽！奶媽！著火了！整個寡婦院都燒起來了！快點走吧！奶媽！奶媽！如果你不走，我可要走了。」奶媽仍不應，窗外如珍再呼：「奶媽！那可真要走啦！火已經都燒到後院來了，再不走就來不及了！奶媽我走啦！我走啦！」聲音漸漸遠去，接著呼火聲漸漸響起來，奶媽像打勝了仗似的，忍不住狂笑起

來：「哈哈！哈哈！都燒死你們，一個也不剩，一個也不留，把這寡婦院都燒光了，叫你們再不能害人。哈哈！再不能害人，哈哈……」外邊呼火聲更急了，門窗外已略見火光，奶媽像一個準備好赴沙場的勇士一樣，挺然的走向床去，抱住潔玉屍體，低聲的說：「孩子，你等著我，我就跟你來了。」火光從門窗外射進來，把屋中照得通紅，火焰的長舌似乎就要伸進屋裏來了，外邊喊救火聲，呼救命聲，還有牆壁倒塌聲，東西破裂聲，驚天動地，如萬馬奔騰的亂作一片，奶媽伏在潔玉身上不動，幕漸漸落下。」

——第四幕完，全劇終——

用鈍刀片  
以及各種剪刀利器

一經機

器電磨

立即鋒

利如新

先施新新麗華代理  
大同貿易公司謹啓

首創足尺加三

# 寶大祥

全滬唯一 · 價廉物美

## 綢緞呢絨棉布莊

上海八仙橋 · 小東門

童裝部

式樣美觀  
定價特廉

被單部

絨毯絨毯  
花邊廉售

送貨部

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

駝絨部

貨如山積  
比眾克己

軸幛部

奉選送力  
代贈金字

成衣部

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

禮券部

餽贈親友  
最受歡迎

顧繡部

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



**萬象叢刊**

金鳳影	予且著	秋齋小品	秋翁著	以上各
石榴紅	小逸著	秋翁說集	秋翁著	書均已
大學皇后	馮衡著	女作家說集	萬象選	付印，
魯平奇案	丁紅著	黑衣人	梯維譯	不日即
				可出版
				發行。

著者 夏霞  
 出版人 秋翁  
 出版者 萬象書屋  
 發行者 中央書店

民國三十一年雙十節出版  
 初版印二〇〇〇冊

寡婦院：劇本  
 全一冊——實價國幣三元  
 本劇本非經作者同意不得排演或攝製電影

#52  
112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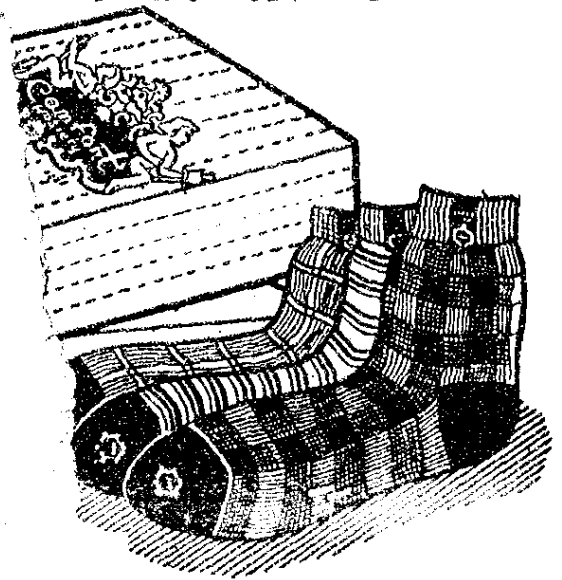
標商 冊註

穿經久耐

# 福康

# 襪花底尖

新景樣式★



品出廠造織福康海上